乙巳禍蹟

十五

…問答

平陽聞見錄

附授受記

上

3487
1736
v.15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江上問答　韓斯文弘祚所錄

某問尼事始末先生曰此非尼事乃國事也請劈初言之獜坪之子諸福素甚驕桀今肅宗上初年數有違豫諸福陰蓄不逞窺覬非望但時西人當路恐難售計遂投合諸南以尹鑴許穆為師欲為排擯西人之計而但無隙可乘乃相與密謀以為宋乃西人領袖若排宋某則諸西必盡起而扶護矣隨其扶護而次第擯去則可以盡逐西人而第逐宋某當據何事又謀曰己亥禮論終拂人情以此為罪案則去宋某如反手矣遂乃潛間內外以煽甲寅之禍時許積為

東333377

首相諸福乃潛見積妾子堅曰今 上如有不幸汝使我為嗣我當兵刃汝矣堅大喜遂祭天為盟是時清城獨掌西銓密知其機遂審察起庚申之獄大抵南人則以此獄惟福堅窺覬非望罪止其身足矣然猶異於犯弑之逆云侯上不幸圖為嗣故云至於黑水輩則謂被士禍而視清城猶袞貞此南人之冤庚申獄也彼尹極是權諰之婿其弟推是李懰之婿懰是南人巨擘而諰之子愭懰之子三達又南人中最桀者也極推多與愭三達相處大抵人之密好以情相告者莫切甥妹也庚申之獄所聞者非愭三達之言清城之

事所聞者無非憯三達之言而拯本虛弱遂為其說透涵以清城為後日之禍魁且自意尨菴自巨濟来若聞清城事則必與清城有異及尨菴上来聞獄事乃曰清城不無衛社之功極乃失魄大驚曰此爺所見何為如此若從此爺則終陷坑塹必如佔畢之寒暄矣始生角立之心而不得其援及得玄石朴世采然後始有背叛之跡矣其得玄石抑有曲折昔老峯閔鼎重常自謂使我當路則必為静栗二先生未施之事業當庚申後文谷金壽恒為首相老峯為左相清城為右相老峯素不服於清城且悪與外戚同事之際清

江上

城適使彼國老峯遂欲設施以語文谷文谷揺首曰當此親經大獄主少國疑百姓未附之時惟當靜而鎮之以延國脉不宜紛更以致顛覆也老峯不得下手而士類以為閔相前日之言都是虛張今已當路何無一事瑣訶啻至老峯閔甚以為吾之所為阻搪者文谷也使山林人在朝則豈有如是遂欲弾去文谷而致尤菴即白上遣承旨以招尤菴尤菴不来又招玄石玄石曰我雖欲入而但山野之人無主人不可濟事老峯曰我當為主人玄石曰豈有山林之士倚戚而能為國事者乎（時仁顯王后新陞壼位）老峯尤為悶鬱

曰我乞庵在此則入来否玄石曰然則幸矣老峯白
遣承旨且書乞庵曰雖不欲當路願暫上来以致玄
石如何乞庵曰雖嫌難供職使我爲和叔主人則吾
豈不爲乎且吾有欲請太祖徽号事請後當留爲和
叔後援遂自吕州赴召至京江邀玄石諭以同入之
意玄石樂聞遂直入京日不離乞庵執弟子禮甚恭
玄石曰尹子仁可招而来乞庵曰子仁肯来否玄石
曰先生與弟子在此渠安得不来乞菴曰第招之玄
石即白上招趣来止果川羅良佐家辞職不来玄石
曰吾當往見與之偕入遂身趣〻留與同寢謂曰追

錄勲削而後可以做事兄能之否玄石曰不能極曰
外戚之黨擯而後可以做事兄能之否玄石曰不能
極曰今之時態異已者近之順已者扶之此風除而
後可以做事兄能之否玄石曰不能盖追錄指金益
勲李師命輩也外戚指清城先城基金萬老峯也時態
指尤菴也極曰此三者不除則吾無可入之路矣因
留玄石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懵三達之言以為隨尤
菴則大禍將至玄石大惑無氣而入来尤菴已知為
極之所中矣玄石乃不稟尤菴直入榻前遂力排徽
號之議還走坡山尤菴見事機尾解自高陽入金剛

仍歸華陽自是京裡少輩趍附玄石玄石與極甚好
而黨與漸盛尹極於是乃因其父墓文事乃木川事
而遂叛尤菴其宗極本以西人腔子充以南人脏腑
故怵禍之心常為根基而墓文一事特其與尤菴角
立之題目也此事曲折其脉甚微故世人尠能知之
耳
先生曰吾請言玄石與尹極為貳也盖玄石自立貳
徽號之議又淂香洞問答心中殊不自安及汝川儒
生上疏曰朴某以今朝臣子何敢立貳於徽號云云
或言於玄石曰宋疇錫尤菴之孫陰嗾欲殺人公矣玄石

大加驚懟而久不出口其後余與叔九字疇錫侍坐尤菴忽有捧一封書見之乃玄石書也其書言或者之說曰此言信然否自聞此言亟作書屢欲呈而还止今始奉上云云考其年月則正月作書六月始送也尤菴顧謂余曰此必有中間之說何以答書則可解和叔之懟感乎昔松江懟栗谷乃曰吾輩不意盡死於叔獻之手栗谷曰然則君不過為士禍之死吾則不免為禍士林之小人君須勿憂也以此證之則似好尤菴乃以其言修答而下端又曰吾頃與和叔同議先朝助兵錦州衛之事則徽號之事亦何以異此

玄石見其答書遂感悟因為傾聽尤菴而生憎於少
輩之輿希載等連脉矣且其時崔慎方欲上疏排文
谷玄石老峯止之不能宋仁一字殷錫適在京乃以書
告其事於尤菴尤菴即書責於慎曰玄石即余道義
之交也汝以吾稱為師門而敢斥吾道義之交何也
若如此則不復見我也遂不封其書而送於仁一使
之見之而傳於慎仁一見其書時李同甫字喜朝在座
傍観取以示玄石玄石大喜其子孫亦感謝曰尤菴
本意宗如此而前日之妄加詆毀吾等之罪也自是
之後玄石與尤菴如初矣盖玄石雖為極之所誘惑
江上

而宗疑老峯之附於戚臣故不欲與之和合勇意決
退矣及甲子以後見附已之少類斬與希載等相連
遂大悟以爲吾之與尤菴不得者本爲子仁之所誤
也因大不快於極爲且極自以爲甲子以後則尤菴
宗孤立人無有附之者及己巳尤菴行譴時聞京外
士子皆爲救疏且其隨行於譴者無慮數百而其渠
相好者亦皆奔走先後極乃大疑曰是何人心之傾
向如此乎及尤菴之喪玄石爲之服遂大怒以爲人
心之傾向皆和叔之所引也即以書責玄石曰既非
師又非友何爲服之玄石答曰栗谷於退溪服之三

月吾亦做此爲之耳極又疑玄石之比尤菴於退溪以書問之曰兄非栗谷宋非退溪何爲必服玄石益不悅且見極爲南徒所感而斥尤菴益如此遂以極爲無伏底人矣且其時諸南欲竄玄石使鄭維岳問其可否於極〻答曰朝廷事吾豈與論乎玄石間大怒又痛其心術矣此玄石復路之曲折也尤庵嘗曰人之攻和叔如此然和叔終非揜我底人只是所見或有歧二處故有時疑我而非其心術之回曲而然也但可畏者極也余曰玄石自是不親不踈底外人至於子仁實如先生子弟也先生雖有故子仁豈敢

江上

叛乎尤菴曰君之於子仁相知宜不如我矣其後尤
菴如合符節可謂聖人矣
問崔愼叅尤菴文曰人言極也殺我先生其跡雖微
其事甚顯此何謂歟先生曰崔愼言則雖未知指何
事而以吾所聞則有可言者宋堯錫尤菴繼子基泰之兄子之
甥姪即尹敎之妻姪也堯錫爲省其姑往尼山時
蓋戊辰年也極諸宗適會飲堯錫亦叅座有頃極曰
金益勳之命至斯已矣因又曰宋其安得免乎其中
一尹以肱止極而微語曰不知座有生客極回顧旋
曰南徒大盛尤丈似不免士禍可慮堯錫即歸告尤

菴老菴曰勿復為未信之妄語其後金君平字萬埈又自連山蹙眉而来告老庵曰聞尹極欲盡殺小生家及先生家矣老菴又責上之此其所聞之一苗脉也且聞諸朴泰晦其言曰李元禎之子聃命以大諫上来言於渠輩曰金壽恒則吾輩之誓人不可不殺至於宋某則錫胄之起庚申禍時方在巨家安得與壽恒錫胄等通謀乎且渠輩以宋某稱為儒宗今若加律則必謂之士禍此亦聞處也不如置之一南曰安知不與通謀乎聃命曰然則何以　知其事一南曰若使權愭問之尹極〻必不諱矣果使愭問諸極〻

江上

曰不能詳知但其時與錫胃有二度書矣南人遂以
二書必是其謀乃作巳巳之禍云泰晦本非信人是
為可疑雖然其所謂二度書則亦有苗脉而非泰晦
之所可知者以此言之則似為可信問有何謂苗脉
先生曰尤菴在巨濟時有瓜病以病錄送尹體元健以
字使之問藥下送体元問諸鄭維岳啉反維岳曰此
重症不可猝斷往議清城清城劑藥三十貼裁書送
黃玧家使傳体元送于尤菴尤菴服之見　乃書謝
狀又送体元傳於清城清城得謝大喜之清城欲辨
而恐士林不服遂裁書以蠟燭二十雙奉

送戊菴曰聞大監於謫中每夜看書而恐魚油致眼
疾故敢以蠟油代云云戊菴又答謝以送此所謂二度
書也此則非人人所知黍晦必有所聞也大抵余初
以極為柔順之人矣及其父已酉擬書載之家譜獻
於戊庵事觀之則儘是昏暗底人又其後來得聞此
等事則真押鄰小人情状矣人不可易觀如此問尼
尹書同春所謂機關者亦有苗脉否先生曰此有可
笑事昔同春之孫炳遠與老峯之子同年司馬老峯
曰先生設喜宴未易願先生乘新恩會于吾家以為
一場懽樂如何同春許之老峯又邀戊菴時戊菴以

江上

職在京方欲還山而但須定行期則上自　主上下
至三司若館學必皆挽留事甚不便故不欲須定俟
間促駕為計耳同春密知其意乃於宴席酒酣後戲
謂尤菴曰何日促裝耶尤菴曰吾豈有促裝事同春笑
曰都是機關尤菴亦為之笑此蓋宴席上好戲而極
乃引為攻尤菴之嚆矢豈非可笑之書乎問草廬李惟
泰別号甲寅後事人多疑之頗聞其詳先生曰雖未知
果如何但誦所聞甲寅寧陵遷奉後尤菴與草廬同
倏沙溪集於華陽自灑江同舟至忠州下陸尤庵於
道中謂草廬曰何不善導子夢致有人言草廬聞之

大怒謂尤菴曰兄之孫何如也宋都正夫人德與大院君五代孫也大院君孫婦謂其女曰吾家雖富大院君祭田不可分裂無以資汝矣乃以銀二百兩授之夫人奉而莊之及夫人没後子孫亦莊置時有中人礪山宋哥者自前常親近往来於尤菴宅矣一日宋哥来謂都正諸子曰吾有田畓欲賣未知有可買者乎都正長子仁一見其文案不虚遂以其銀買之其後宋哥諸族以為都正之子誘宋哥並其諸族之田盡買之云而遂有謗言此所謂兄之孫何如者也

尤菴遂不復言其事其後尤菴謂余曰吾以朋友之道聞其子弟之有言乃為相告而使之善導則在渠之道惟當驚聽甘受以為果有之則當警戒云云而徐且謂余曰兄之孫亦有如此人言亦當警戒云你則豈非相善之道乎而今渠怒聽我言若相對擧者

江上

然烏有其相善之道云〻自此仁一兄弟與草廬之
諸子相有不平底意思矣且癸丑年尤菴在萬義草
廬在宮村一日草廬忽送一書於尤菴曰京裡諸人
每來問已亥禮說而不暇酬應欲作此書以示來人
願点化而送之尤菴乃逐行看過其有字病諸病處
手加点化其下段有曰湯武以諸侯爲天子則當以
天子待之耶當以諸侯待之耶云尤菴乃答書曰處
今之世與其呶〻無寧默〻也因还其說矣及尤菴
竄長鬐草廬謫寂邊時金熠往李彜岳家李顋之子
亦來會熠即彜岳之婿而彜及顋即尹石湖之婿俄而李夏鎮入來熠與

顯子避入以聽夏鎮謂彝岳近覌李惟泰最善人也
彝岳曰何謂夏鎮曰不見新礼說乎見其說則頓開
前見即湯武云〻一款也金澹聞其說即往長鬐以
告尤菴尤菴不記前說之可以東西看而疑其别有
新說之際尹極往長鬐尤菴謂極曰近来草庐有新
礼說云其得見否極曰未也極辭歸時出謂叙九曰
草庐礼說在此否叙九以為前礼說而答謂宋子愼
持去極歷見子愼取觀其說而且以書索于草廬〻
〻乃送尤菴所点化礼說而謂曰此非獨我所為乃
尤菴所共商量者也此公素是陰陂故令若不知者

江七

肰而以造我謗云趣取現其点化則果尤菴手蹟也
趣亦始疑尤菴之果如草廬言矣且草廬於謫中有
曰我出一言尤公不保首領草廬甥金聞之言於尹
義濟〻〻言權惟〻〻乃往白尤菴尤菴家子弟頗
有怒言於草廬〻〻亦聞之責惟曰汝果爲虛言於
尤菴否惟曰無所言矣尤菴又責惟曰汝頃日何以
覺言丈者之說乎惟曰草丈之言則真是而但草丈
甚悶其言之出故少者不得不屈耳草廬行遣時李
樿就別中路草廬有前有尾後有尾蛙之說樿遂傳
說於京裏因以狼籍莫不窃笑曰此丈前何峻而後

何惻也草廬得聞之遂書左菴曰聞兄之門徒大攻
唾我何不禁止左翁鄙其為人只答以為吾輩既至
此境惟當閉口而已世上哓哓付之一笑可也草廬
遂以為左翁亦攻自家云且李相翻往長譽見左翁
曰日者得見草廬書以為左徒並欲與仁祖之統而
絶之云極可驚恠盖宋子慎以為凡服長子三年者
嫡〻相承三代然後乃可此本子慎統論服制之說
也草廬遂乃傳會其說以為仁廟亦自旁支入承大
統故某之言亦如此因出並與絶之語也宋長城時
燾聞之大怒乃曰此則南人所不言而草也言之欲

江上

起吾家赤族之禍草廬聞其言又以書極為發明矣俄而草廬蒙釋還歸中路忽上一疏以為臣之所見與前無異不可蒙放光城還送其疏矣其後庚申草廬又上疏曰以 孝廟為嫡子非獨臣見宋某之見亦與臣無異矣上 以為然則宋某亦無罪遂釋尤翁付處清風尤菴以為臣罪白別而自 上誤聽人言徑蒙放釋義所不安乃欲仍留長髻（疑是臣濟之誤）今不肯上來金吾即以為自 上既已付處中道則不可自由尤菴不得已登程未至鳥嶺又蒙放而歸華陽矣大抵尤菴終不言草廬事公斥之者以其闕自己

而已非係世道及斯文如美村故也
問先南事先生曰事顛末世人鮮知吾令語賢〻可
語後人也辛酉年監試有一空皮封試券考官見之
則乃告变書而所告乃午人十三家也一考官曰散
匿名書有律此當火之一考官曰可火者尋常事也
此若不虛則國家之禍當如何哉遂堅封啓入上
啓招清城付之使之啓察但所告諸人散在四方清
城受啓托而無緣審察有金搬者本以西人業武淂
官於午人手者也清城潜招煖謂曰國有大変而無
路察識汝善為啓察以告煖辭以不能清城責之曰
江上

若不從甯當殺汝燮曰當如教但容察之術奈何清
城曰今許玺許瑛方在奄仁汝称以避接任其隣家
交深之後與之博局因其勝敗之際你乃曰取人之
國亦當如此云你則可以微觀其色矣彼如無怍色
則因其同寢密以共反可察其真僞矣燮曰彼無叛
意而反以我為叛可奈何清城曰此則都在吾手勿
慮也遂資銀錢以為納交之物燮一如其言玺瑛果
如響應燮乃報清城清城又使察柳甯堅甯堅則燮
不能親只與甯堅之戚全翊戴者交結以探甯堅動
靜而未及詳知之際清城以不得已事涖彼国乃以

金熳付諸先南先南使熳急探𠌫堅消息煥每潛問翊戴〻〻每答以殊常之事如製甲製弓之事而宲無的信之報且告變中又有所謂李汝周（或作用）即其魁首云故亦使密察而未及際忽有物議以為金熳佯為密察而宲諜不究中外喧藉先南即招熳以告其說仍使急〻告變熳大懼乃請軍牢曰願執翊戴同與告變先南即與軍牢一隻乘昏至翊戴家急招翊戴而使軍牢執而還家囚之內室責之曰汝與我當急告變可免大禍翊戴曰柳也本無反狀吾何誣告堅拒不聽熳乃白先南曰吾當入告而設鞫之後

江上

直招翊戴問其事願牢囚以俟先南遂囚之於是煨
乃告變即設鞫厅投来重獄則不下一杖而自服煨
即為勲臣升坐中階煨意翊戴乱語無宗則恐妨己
事遂不推来先南俟推去終無消息悶甚難處自詰
鞫厅告其事文谷為委官乃曰鞫厅事非出於御教
及罪人招辞則不敢擧論先南悶絶莫知所為時清
城已還同為委官乃謂先南曰注見房密啓則事下
鞫厅乃有可處也先南曰吾本不文何以草密清城
即簡皮暑草啓辞使達之事遂下鞫厅即招翊戴而
問之則翊戴見煨已為勲臣而陞坐即以為我若告

變則亦當如彼乃告柳命堅謀反即拿致命堅子翊
戴面質卒無以驗遂斬翊戴此光南始末也大抵當
初考官之密奏試紙及上之密付清城清城之密付
光南事極祕密故其時少輩因或有知而但聞光南
之資金煥以誘重瑛而終致逆誅遂大不是光南曰
益勳之誘致反逆者其設心甚於自為反逆云云而
將有致罪之舉時尤菴在呂江三字考上遣承旨使
之偕來故承旨趙持謙累日留待悉言光南誘致逆
之設心尤菴聞之亦以為無狀雖死無少輩遂大喜
以為長者所見亦與吾儕同及尤菴入京則文谷老
江上

峯清城具白本末事機先城一家亦来訴曲折尤菴始知顛末乃曰事果如此則益勲非其罪少輩遂大潰以爲長者亦有偏私変其初見趙持謙韓泰東輩遂角立矣

問孝廟君臣復讐之事人至今以爲透闊其時事機果如何先生曰吾以爲大不透闊者莫如孝廟尤菴也 孝廟入彼國時彼之南戰北鬪皆得随行故虜之兵戈技藝將師能否皆習知之惟龍骨大馬夫大八王九王四箇漢爲不可當之英雄而孝廟在彼時龍馬八王皆死惟九王在焉 孝廟登極殆

将十年而猶不敢為北伐之舉者以其忌九王之難
敵也丙申年九王死 孝廟以為無足畏者遂於戊
戌與尤菴容勿經營而未滿一歲奄忽 昇遐天乎
痛哉蓋 孝廟之意亦以為衆寡不敵不可長驅惟
養兵畜財閉關絕約如又不能則內備修攘外存羈
縻以待彼衅欲為迎擊此 孝廟志也何謂迂闊
問姜嬪事先生曰此宮禁事豈可詳知但尤庵於
孝廟獨對從容白之答曰此則我家事我宜詳知卿
須信我言尤菴不復言但白金弘郁子孫勿為禁錮
答曰當從之初 仁廟罪姜嬪時未得罪目適趙絅
江上

自以為伸救疏而有曰人臣無將有將則罪雖然曖
昧云云仁廟雖黜趙絅而即取其疏有將二字以為
姜嬪罪目尤菴嘗以此斥絅且絅事猶為微末而至
於尹鑴洪宇遠則是乃爾瞻輩也其時所謂照管語
脉世人徒知書出於鑴心不知書出宇遠也請索言自甲
寅諸福與清風金佑明及諸南交結日深至於潛奸
宮女將有不利之漸 明聖王后知之以清風不
應未知之何時有許珽者即 仁廟龍潛時友人許
砥之子而長安大俠也一日突入清風家曰吾外南
而內西今日吾與公為偏論可乎清風曰何謂珽曰

仁祖氏吾父之別交也故 仁祖之子孫與父之子
孫爲世交家子孫而如彼單弱危不保朝夕吾以是
憂之寢不能成矣因涕泗滂沱伏明聽之忽思聖體
幼弱多疾且無兄弟親子又無宿昔大臣可以保護
者而彼諸福諸南日與相結矣淸風遂感悟即入白
楨柟交通宮禁之事因囚楨柟等乙卯三月是獄起遠竄未久放釋林
宮女〻〻遂各自服時諸南以淸風誣服宮女欲殺
王孫云〻而有反坐淸風之議積以首相入告諸福
之冤淸風之誣時 明聖王后在帷後乃大聲痛哭
而責積曰汝以屢朝舊臣受海而不思報效敢以吾

目覩之事為曖昧耶積遂惶恐失措乃請罪諸福而
出明日鐫宇遠啓曰管束懲殿不使預政云而管束
二字極其凶慘故出世文字改以啓管動靜此非爾
瞻心術乎趙賊嗣其則至謂之恰似文定王后若使
此輩遲延時日則安知不行幽廢事耶問栗谷嘗以圃隱為
忠臣而無儒者氣像尤菴作神道碑曰禑昌之際史
多闕文或有以問於退溪退溪曰當於有過中求無
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斯至論也云云願聞其曲
折先生曰其時圃隱與我 太祖各為分黨圃隱迭
則圃隱為領袖以 太祖之黨為小人 太祖黨亦

太祖為領袖而以圃隱之黨為小人矣及　太祖之
黨漸盛圃隱於　太祖莫如之欲思除去其羽鄭道
傳輩亦不能得矣及辛禑死朝臣議所立於牧隱々
々曰當立前王之子於是立禑子昌盖牧隱則以禑
昌非辛氏故也其後權近奉使中國時明　太祖聞
麗朝昏乱変王為辛見權近詰其事又降責詔近受
还本國不敢出見時昌亦聞天朝疑已遂懐怨憤乃
與崔瑩欲犯上國使　太祖往攻遼東　太祖至遼
東思以為高麗本王氏之器非辛昌之国遂揚言以
為當立王氏乃回軍还入即誅崔瑩仍廢辛昌迎立
江上

恭讓王遂録其勲而圃隱亦参其勲矣盖圃隱既以
昌為王氏而身事之則何為不抜而参廃立之勲乎
若以太祖之言為是而以昌為辛氏則當初何為
立而事之乎問退陶嘗言圃隱之於藕昌猶王導之
於晉元帝雖非司馬氏而司馬宗社則猶在禑昌雖
非王氏而王氏宗社則猶在云既非以是耶先生曰
此與牧隱當立前王子之說相符而於圃隱少有間
矣大抵圃隱之意則但無他事非以昌為辛氏也亦
非不知廢昌之可爭但太祖迴軍後群情洶惧皆服
太祖之威圃隱若以隻手孤掌爭廢昌則 太祖必曰

國人皆曰辛昌而汝獅何以爲王昌乎以辛爲王乃
是無王氏也云你則圃隱無以自解而其被害當在
呼吸若圃隱就死麗朝墜亡不日也圃隱必度此事
姑忝其勲以保宗社而俟間隙欲剪太祖之黨矣適
太祖爲迎世子出趣黃州落馬傷脚未及入来圃隱
方乘其隙白恭讓嵩道傳等因欲并除太祖之家太
宗知其謀遂急往平山奉 太祖入来言於恭讓釋道
傳等圃隱知事不諧乃往 太祖家欲察其機而遇竹
橋之変此其時事機曲折也粟谷以爲國無不亡之
國身無可失之時則圃隱之死當在廢昌之時而不
江上

當叅廢立之勲也故只許其忠不許其儒者氣象也
而尤菴之説所以善稱停也曰詠叔孟子枉尺直尋
之戒真可為萬世法先生曰然矣問退溪既已出谷
而還叅鳳城君啓何也先生曰豈敢知也權石洲有
詩曰從来戊己可傷魂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石
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滚〻終難定毁言紛
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翳高懸日月照乾坤所謂
兩學士即指晦齋退溪也頃年文谷抄石洲別集〻
中載此詩尤菴籤其上曰此詩所指如此〻公其知
之乎文谷大驚即拔其詩於刋板中回又曰沙溪問

晦齋傳

於栗谷晦退二先生俱有蓄娼事而先生之視兩先生不同何也栗谷曰退溪即是學問前事而晦齋則不肰故不得不異語在沙溪語錄

栗谷曰李文元只是忠孝之人多讀古書善於著述視其居家不能遠不正之色立朝不能任行道之責乙巳之亂不能抗節乃至累當推官參錄僞勳雖竟淂罪頟有泚矣烏可以道學推之乎又曰覌人先取其大郎肰後可議其細行也公權捴忠定李二公相平生行檢權固不及於李而臨難抗節則李讓於權或者以為李優於權吾不信也經筵日記

江上 乙巳事 晦齋 冲菴

晦齋傳

問蓄色與乙巳事晦退均有過而先生揔咎晦齋何也栗谷答曰凡視人之道當分成德與前退溪之失在於年少晦齋既老而有此失所以不能無別語沙溪錄

忠毅公傳

問栗谷則以尹任（即章敬王后之弟仁宗之舅）為無罪退溪則以為不無社稷之罪二先生所見不同何也先生曰其時事機不可詳知但栗谷初議削勳之際奇高峯不從三司乃彈議高峯以副提學棄而还鄉中道疽發而死或曰斯文不幸明彥死矣栗谷曰斯文多幸明彥死矣蓋退溪恒在山林高峯官在京都退溪所聞無非高峯輩言也高峯既以削勳為不可則退溪以

尹任爲不無社稷之罪者無恠也蓋尹任以武夫居
帷幄故退溪則以爲渠本無知之人旣在大位執心
安能如端人正士哉以此疑之栗谷則以爲尹雖武
夫無彰著之罪而一隊諸賢皆與同好元衡元老卽文
定王后之弟明宗舅本是叵測小人而乙巳 仁宗之薨亦不無
後世之疑故雖然以尹任爲有罪則是諸賢有罪也
諸賢無罪則尹任亦無罪旣曰無罪則元衡僞勲不
削何爲此栗谷所以力主削勲而爲後世公案也
先生曰沈靑陽靑陽君沈義謙事又有非人人所可知也蓋
宣廟初立時年十七也靑陽白 仁順王后曰今聖躬

江上乙巳公案

幼智思未長於其玩好嗜欲當加裁損以為宗社生
民之福 后素嚴有法度大加禁止 宣廟於玩好等事
不敢措手或至涕泗而罵曰吾食河城之祿猶為富
貴之人何為在此為田舍翁所制耶盖指青陽也自
是宣廟大憎青陽東人一隊窺探上意遂為排去青
陽之計惟鄭松江金黃岡數人稍知其機故立斥東
人為小人而至於栗谷則不知其事只見東西分黨
故以為都是偏論而初間非西人之峻激問松江黃
岡何不言其故于栗谷乎先生曰松江黃岡非不知
告而栗谷本非計功謀利若聞其言則必入真諫恐

致生梗故終不形告之耳

先生曰曾聞山海與松江請健儲曲折乎己丑逆獄浚鄭汝立獄牛溪松江沙溪及李希參同坐一處希參即自以爲西南間中論而與三賢相親者也松江曰汝立之黨多得於黃海道及金堤縣則其時擬汝立於黃海道都事若金堤縣令者不可無罪也沙溪曰汝立本欺世盜名則其時吏曹之擬望亦例事豈能逆覩彼賊之凶乎似無必罪之義矣牛溪曰汝立在其家猶使黃海及金堤之人響應如是之多果若爲都事縣令以資其勢則宗社之患又當如何耶其時銓

江上

曹正不可无罪也因罷各歸希叅直至山海家告其説山海大加驚惧適龜峯至山海乃告曰丈者欲殺我〻當死矣盖山海擬汝立時銓長而長者指牛溪也曰是山海大卿牛溪及松江常無中之及山海為領相西崖為右相松江為左相時 宣庙無適嗣而多王子朝臣之意常屬於金叔仪所出光海君 上意則方在於金仁嬪所出信城君山海謂柳相曰吾亦為相日久了無建白慚負奈何今左相躬叅相位必有急務可以建白顔右相與之閑訐以為同啓如何柳相遂見松江告以山海之意松江曰今聖壽已

高儲嗣未立建儲一事似為今日之急務未知如何
柳相曰極是山海遂約兩相同入啓請而前二日山
海密招仁嬪之弟金公諒以仁嬪勢為監察謂曰今有新相
方欲訂立先海為世子而不去仁嬪則有不便欲除
仁嬪云汝聞否仁嬪彼害則禍必及汝矣公諒大懼
即入告仁嬪〻〻泣訴上曰願帰死小人家上恠問
之仁嬪曰今聞新政丞立先海為世子並殺小人
及一族云〻上曰汝何從得聞仁嬪曰公諒細言其
事上曰公諒本無何處得聞浮浪之説乎丂先其
事矣明日山海称腹痛不來松江獨與柳相同入榻
江上

前松江首言建儲一事不可不急上既聞仁嬪之言方疑
惑之際遽聞此議遂大怒曰今吾猶在汝請建儲欲何為乎
天威振疊松江遂出待罪柳相不敢出一言而出此山海除
去松江之巧術也而柳相實亦不知山海之謀徒為其所使也
時西人一隊密知公諒事怒其煽動宮禁之狀兩司將欲請
殺而尹梧陰斗壽曰為公諒兩司合啓何其疲弊耶吾今
在西銓當以公諒隷府下以罪誅之未晚即以公諒為幕下
山海知其意以語公諒〻〻懼白仁嬪〻〻即許 上前上
雖怒無他救策乃遣駙馬于梧陰之孫尹新之以為仁嬪之婿
使其祖不忍殺公諒也此山海弄奸無詐之情態而宣廟

生憎西人之曲拆山海憾慰松江者又有一事時有
宴會満朝畢赴山海有故不往及作詩矣作書送之
年月下不書其名只書鵝翁号鵝溪松江見之曰此大
監令日真出自家聲鵝翁二音似猫群故松江比山海於猫山海聞之
大憾云好笑〻〻及先海立逐大悪山海〻〻亦大惧及
與仁弘爾瞻輩投合廢母一事宗陰謀於前而弘瞻
行胸臆於後也
問崔鳴吉事先生曰尤菴嘗謂丙子之事不足為渠
之大罪至如元宗追崇事及譏訪清陰事為可悪
也雖肰救永安尉一事足以贖畜追崇之罪而遺孫

江上

步一事亦可贖謗清陰之罪云矣問追崇事何謂先
生曰此一事其時沙溪一隊皆以為不可故崔相乃
於遣使上國時請陰令使臣密稟於礼部尚書受其
許諾朕後私又密啓以目上教如此重事不可稟於
上国以為決定云尔則諸臣之異議莫之何矣仁庙
大喜遂如其言而乃崇元宗此其暗昧不正大是小
人情態也問救永安尉事何謂先生曰云云問遣狮
步事何謂先生曰崔相與林将軍慶業送狮步於天
朝又作奏天以訴丙子萬分不得已之心克明本國
君臣之心皇朝始知我国無罪又使都督朱宗藝務

啓極其褒美此崔相之心本不似秦檜素欲為虜而
誘宋和金也且及狮步事為虜所覺乃責我使之執
送其時送狮步之臣朝廷不得已執送林將軍々至
平山亡命事將不測崔相乃自當曰遣狮步事林與
臣宗尸其謀臣當往矣崔相子後亮言渠與其父在外堂忽一日僧入來其父
相入密室渠潛往窺聽其僧瞋目語其父曰大監終乃與被虜相親乎此乃狮步而方受林謀設往中朝
遂與其子後亮自往彼中蓋是行也死生所關故崔
相家悉具初終諸具以往且諸府與親友送之以銀
者幾千餘兩其時清陰亦在虜中與崔相國同一室
只隔一壁後亮欲用其銀兩以贖其父而但恐清陰
江上

或知其事乃往問清陰曰敢宜生何如人也清陰曰
古之賢人也又問曰然則宜生所為之事無不可底
事乎清陰曰似然矣後亮以為無憂遂以其銀與鄭
命壽以紓其禍且崔相初以為清陰非真扶春秋之
義疑其有釣名之心及其同因虜中見其死生迫頭
而確乎不拔遂信其義而服其心至於清陰初亦以
崔為與秦檜無異及在虜中見其以死自守不為撓
屈亦知其心本非為虜乃於同囚隔壁中相與唱酬
詩語清陰詩所謂從尋兩世好頓釋百年疑崔相詩
曰君心非石終難轉我道如環信所隨此其為觧惑

一事也其後崔相子孫以為清陰於其祖無一相怨
情誼甚好清陰家子孫以為別無大段相好只不絕
問信而已故文谷修清陰年譜令沒此事尤菴見之
乃書文谷曰本末具載年譜之體況解憾一事本不
害於先生之盛德則似不可不載矣文谷終不肯且
尤菴嘗謂今人每罪鳴吉和事而無敢非後人之不
斥和此真可笑鳴吉之主和於事勢危迫萬不得已
之際則猶或可恕而至於其後名流當宴安之時無
一人敢生斥和之意只為甘心屈膝於醜虜者為可
罪也若以危急時從和者猶為有罪宴安時從和者
江上

必為無罪則豈成說話而又何以服鳴吉之心乎
先生曰曾聞尤菴攺三臣傳曲折乎對曰未也先生
曰崔相子後亮淂見三臣傳乃白吾父丙申主和事
則後人之論斷雖至罔極吾何敢嫉怨但以其時吾
父不為之事為吾父事則寔是崩隕也至如三臣傳
有曰送吳尹二臣於虜中吾父與吳尹俱往陽坡謂
曰君亦若如吾言則可以淂生吳尹曰何謂吾父曰
君等多引向時斥和之臣則彼虜不能盡誅君亦可
以得生吳尹曰不可豈以吾兩人之畱生盡陷他人
於不則之地乎云云此則寔無之事也何以明其肰

也其時白沙之庶子箕男以体察使幕下目睹其事
其言曰吾以体察稟命事立御前崔判書方押卒二
臣同往虜上曰予於食後當引見二臣而送之崔判
書白虜甚催促如欲引見而送則臣當先往以聽其
言上曰諾崔判遂於朝前即往虜營二臣則食後果
引見只使軍官押送云云以此觀之則所謂俱往陽
坡者豈非誤錄乎尤菴曰此非吾親見而記之蓋在
於三臣本家所錄故載之矣果非实事則豈不刪乎
遂見箕男而問之則所對如一於是遂刪去陽坡一
段時尤菴寓在州呂後亮方宰清風余以書通于清
江上

風〻大喜遂乘舟来謁尤菴稱謝不已又請改一段即崔反接二臣至虜營大喜曰若非汝則何以得此罪人遂大賞崔相〻受之事也尤菴曰若果有陽坡之證左則可改矣不然則不敢改矣又請改一段即崔相被執往虜時有一絶云我雖不殺三学士中夜思之父自驚天道由来好環面白頭今日又西行之詩尤菴曰然則此非先相公所作乎浚亮曰詩則先人之詩矣尤菴曰然則不敢改矣終不改所請二段後亮雖未能尽遂所請而乃曰鄙家受賜於大監多矣鄙家子孫何敢違門下云〻其後乃卒如彼矣

先生曰曾聞尤菴同春兩先生廟議乎対曰未也先生曰昔帝元成則以為廟制二昭二穆並太祖與文世宗武世宗為七廟周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此也劉歆則以為三昭三穆並太祖為七廟而世室則不入此數惟有功者不論代數而皆為世宗也其後朱子以劉歆說為是故其獻廟議於寧宗曰我宋之基業積德百年而始發於太祖則我宋之僖祖宗周家之后稷也至若太祖太宗而始受天命亦如周家至文武而始受天命也周既以后稷為太祖百世不遷而以文王武王為世室則我宋亦當以僖祖

江上

為太祖而以太祖太宗為世宗也云〻昔我仁明兩廟遞遷之時尤菴亦主朱子之論以為我朝之穪祖亦如宋祖之僖祖我之太祖太宗亦如宋之太祖太宗也然則我之穪祖當為太祖百世不遷以太祖太宗當為世室也且我朝永寧殿非古也以廟制論之非有世室而只有太祖則凡祧主皆莊於太祖之夾室以祖而莊於子孫不已未安乎此朱子所以必欲以僖祖為太祖而我朝之所當遵行也同春則以為朱子於禘祫亦有諸侯無宗之說宗字上有二字疑然則我国本廟二昭二穆之外只有太祖為五廟而已不當

立世室也既不立世室而只存太祖一廟則亦當以
康献為太祖而禰宜遷也此諸侯之君為祖之礼尤
菴曰此亦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朱子所謂無二宗
者不見於經未知其指意如何而且所謂始封之君
為祖之説則有不然者以周公言之則周公以上乃
天子魯不得祀之故魯以周公為祖理勢然也若至
太公之封齊則太公豈不立其祖之五廟而既立五
廟則又不以廟中最尊者為太廟乎云〻二先生此
議終不相合尤菴於同春墓誌有曰不苟同是公高
處者正指此也凡此議論宗我国之大举措両先生
江上

軒

之大主張也浚李之不可知者也〈問伯謙字申愈向
来事顛末先生曰其説甚長請尽言之昔領相李景
奭作三田碑文其所称道容有愧於人心者然其立
朝清白與乙酉〈疑庚寅〉一事為足可称故一時如清陰
諸老皆与之友善其後己酉顯宗幸温時軒相為留
都相同春亦以世子輔養官在京時尤菴適有嫌不
敢冒進行在只出次全義矣軒相忽上疏以為近〻
諸臣無奔問之人云〻且有無礼語尤菴聞之即上
待罪疏而其末有曰孫泛臣云〻軒相初不知為何
語許積乃知擕三田碑比孫覿事以告軒相〻大怒

歎 以尤菴疏示……奎濂

以書問於尤……何望

……春之

歎 駁……

鄭景由送其疏本於余俾之……

兒讀而聽之初不知誰人所草及聽其文勢知其出

伯謙手也至其中間同春事有曰先世承順服習禘

其所之則無怪乎其譁然而衆集之駁擊毋某何事

歎干 我昔明道伊川云云處吾亦初以為干某何事承上

江上 譁然之說看故答景由以為吾嘗一事兩先生似此

粹子大金辯說記孫
覿篤曰欽宗在金營金
人欲得其文娩降稱臣
孫覿一揮立就以媚金
人後語人曰順天者存逆
天者亡戲之曰然則子
之在金營順天為已甚
矣而兼而康也宜哉
尤齋詩罵有曰尚念
古昔以孫覿之壽而
庸者雖大為一時之所尊
重然不甚以知義理振
紀綱見稱則或反有哀之
者而時有庸陋之甚
者行身無狀乃反為其
人所非則其為衆人之鄙
咲何如哉今臣所遭不
幸近是矣

戊申李景顛賜几杖
序尤齋撰有曰其
受天之佑厚而康而
終受我 聖上恩禮者
有以也

歎
不歎
屢歎
軒
歎
干

以尤菴疏示同春〻〻為之駭歎云其後宋判書奎濂
以書問於尤菴〻〻答以春兄亦免駭歎云他尚何望
云矣頃年李畬成為其祖白軒卞誣疏乃引同春之
駭歎藉以攻尤菴故其時門生卞誣之疏始於京中
郑景由送其疏本於余使之可否余時適有病俾孫
兒讀而聽之初不知誰人所草及聽其文勢知其出
伯謙手也至其中間同春事有曰栗世承順服習狮
某所之則無怪乎其譁然而宋某之駭歎亦某何事
我昔明道伊川云〻処吾亦初以為干某何事承上
江上
譁然之說看故答景由以為吾嘗一事兩先生似此

眡議不欲閔之其後聞伯謙之語則其本意以譁肰
只說舉世之人以干某特為明道云〻起頭云伯謙
本意果是如此但某之駭歎之上不着其夫至於末
文字而只直承於譁肰之下則人之見之無㸃其如
我之初見矣伯謙不能善称傳文字處也且兩門之
之所以致紛紜者又有說焉其時余之孫兒膽其飢
此段送其婦翁宋炳翼〻以示宋某初亦以為伯謙
不如此云怀中宋友續朴廷采輩得聞其說遂雀躍
而出至詆伯謙為斯文亂賊而又世溝之誣上及其
祖則為伯謙者豈不痛心盖友續者本與謙家有怨

亂賊

故因此以攄私忿設心可謂兇状矣自是伯純字宋一源
亦激怒以爲若以下无庵誣之人爲乱賊則是以无
庵爲矣。憾中之徒聞其言即謂伯純亦與伯謙並誣
同春云〻而並攻伯純矣因此兩家子孫互相角立
俄而憾中十八人列名問我以罰伯謙事余答以申
其事誠爲謬妄而豈有索發人之未出文字致罰之
理云矣其後余往華陽洞伯純伯謙亦來會余爲釋
謬妄二字以責伯謙〻〻此則不待辭畢而服矣余因
謂伯謙曰君之此事本亦不能无失今若一番称過
則許多紛紜都无事何乃固執如此伯謙曰彼輩不
江上

惟誣小生而辱及先祖雖欲称過將安所称過乎余
曰肰則當以称過之辞數語送書于我則我以示恨
人使之都無事矣伯謙曰此則歸當如教云而竟不
送書且乙酉四月伯謙来此相對九月（起有脱 起日字）月力
言謝過之事謙又曰故當如教而亦不肯為是何難
事而固執如此〻伯謙病痛処也至於兩家子孫則
吾嘗謂兩先生自少同遊溪上因為道義之〻至春
堂臨終時互以高山仰止一條請永相為推與至於
世人亦相並称溪川之宋兩則今兩家子孫相為不
淂殊非美事而其源之獘終及至於春堂子孫或有

毀尤菴者尤菴子孫或有毀同春者矣當此三分五裂之時豈可以淑細事致此不佳底氣象何不汲汲謝過與相以全誼云尓則宋稚柔以為伯純若稱過則吾當釋憾而今伯純不称過則吾不忍先屈矣伯純若吾以為彼既以我為侮辱春堂吾若称過亦有若真為侮辱者肰既無侮辱之事則宜無謝過之義如此相持轉成乖激聽余說話不翅秦越伯純則責我以何不判邪正稚柔則責我以何不斥絶純謙此何義理是何柔揩此乃近事之梗槩也

江上

華陽聞見録　門人崔愼所記

己酉先生歸自京國中曼倩來拜問曰　神德王后事亦有數而然耶今將數百年之後入　太廟先生曰果能入　廟乎李景奭以俗類領袖防塞甚力吾未知其能成此禮也　神德王后宗受　高皇帝誥命而今不入　廟豈非臣民之至痛乎許積輩乃以爲　太祖大王初以淑儀納之此宗爾瞻續男等所未言也蓋　神德王后麗朝务音康允成之女也　神懿王后卽咸興韓卿之女也　太祖微時不行聘禮而娶　神懿王后　恭靖大王出焉及　太祖卽

磬

位也　神懿王后請於　皇朝受誥命又以　恭靖
太宗為非嫡出而乃以芳蕃為世子致其大變芳
碩兄弟既死　太祖震怒即歸咸興名東都門外橋
曰永渡橋蓋示去而不還之意也然　太祖化家為
國皆是　太宗之功而欲以傳位於芳蕃不昰迂潤
乎此所以致大亂也　神德王后葬於城内貞陵洞
作僧舍其側朝夕饋奠于陵然後僧輩飯食而叩鐘
金　太祖在景福宮不聞貞陵鐘金之聲不進水剌
俟其饋奠而後進食之意　神德王后宗為國母資
助治化如此其盛而　太祖以後　列聖皆非其出

故被黜於 太廟豈非大可傷痛之事乎問在昔
宣廟亦議 神德入廟事而金宇顒以副提學獨
自立異曰諸侯無二娶宇顒之言乃行今無宇顒卒
能入 廟然 神德王后入而 神懿王后出則可
謂禮矣而 神德反居 神懿之下此事何如先生
曰禮則然矣勢不得不然也宇顒爲勢所碍直廢國
母豈非名教之罪人乎昨聞李景奭欲防塞祔 廟
事獨詣賓廳請對之際鄭公致和止之曰此雖出於
宋相之首請而今朝廷公論歸一矣獨自防塞而向
爲李景奭代以他事而出豈可謂今無宇顒乎○崔
華陽

愼問帝王家追崇何爲非事乎先生曰帝王家雖以繼世爲重故弟先立兄繼者侄傳位於叔父者從祖之孫其從孫位者皆以先入者爲君父而繼立者爲臣子也傍支之入承大統者必以所承之君爲其父也豈有以所生之父爲父而至於追崇入 太廟之理乎光海有罪見廢則 仁廟只稱 宣廟也而追崇 元宗爲非古禮也故伊時爲士者罔不爭之而竟不之行也〇先生曰初年向學行義者到老多狼狽者何也朴玄石曰小年盛壯之時爲血氣所助故稍有可觀之事及其老也血氣衰耗不能自振而然耶

先生曰然董秋浦愼爲戶部也至被搜括其家盖戒
之不能枉得而然也吳楸灘允謙之位相也當乙亥
追崇之禮非但不能匡救而至於順 上之旨而諱
天之灾何足道哉春秋曾廟火三日哭矧爾雷震非
火比乎方 仁廟欲行祔 廟之禮也 穆陵爺奉
以雷震 陵上忽報禮曹 仁朝恐不能遂其禮而
下理爺奉乃使大臣奉審宗是雷震則君臣當素服
而哭三日不能行追崇之禮也審矣故自 上密諭
使勿言雷震之變吳也奉密旨不能違忤果以因雨
崩頹回 啓罷其爺奉而遂行祔 廟之禮其爲相

華陽

業爲如何哉蓋黄吴两人皆以學行聞於世而到光
狼貝如此〻莫非光使而然也〇因論 仁穆王后
性度極嚴雖在幽廢而抵其諺書于光海也稱光海
以爾汝蓋 大妣之於 嗣王雖已出稱之以 主上不
敢加以爾汝者例也 仁穆王后則不然光海自爲
世子時逐日問安久不下答久立門外使之困苦以
之乖激遂至廢母矣及其癸亥 反正也 仁穆王
后聞諸臣推戴 仁祖而堅持御寶不爲出授欲立
永安尉尚非 仁祖之仁孝則永安尉之得保首領
難矣 仁穆王后待 仁祖如待光海 仁祖事之

極難蓋 仁穆平日甚疾 仁嬪故以 仁祖爲
仁嬪出而待之甚嚴云○姜嬪事朴曰雖閭巷小民
皆以姜爲冤是如何先生曰吾於丙戌年間逢完南
公於東郎深以姜爲冤而慨然刑政之不中矣六七
年後更逢談話則完南所見頓異於前蓋彼聞瀋中
消息故也姜嬪在瀋時欲以其子求合於虜以脅君
父矣不果而歸白江李公先知幾微而請速行元孫
昏禮 仁祖怒曰人皆阿附新人蓋 仁廟不知其
本意而然厥後 仁廟亦聞而知之故欲托他事而
致戮不欲明言其罪宗乃有埋凶置毒必此人之教
華陽

也清陰上疏以爲宮中一寡婦有何依爲事乎置而
勿問可也此言極好矣然 仁祖必欲殺之而不赦
蓋慮與虜相通也故處置不得其宜耳若置宮中禁
與外人相通則有何事乎但 仁祖欲掩其子之過
但彰其婦之惡故貽疑於民間而以累 聖德多矣
朴曰 孝宗大王以此事爲何如耶曰 孝宗大王
不忍言不忍言也但曰姜之謀逆與否置之不論而
其心術可以至於爲逆也 昭顯卒逝 仁祖扁迫
責姜即自下曰自某月某日侍寢後每爲異宿也蓋
某月者 昭顯不病之時也厥後產得一子屈指計

之則有娠於 昭顯病後也欲掩其病後受胎之跡
以宗其下之辭乃不舉其子而殺之也蓋翁歟亦有
子之心而其心術如此何所不至耶先生仍又曰
仁祖大王始正彝倫而起其於君臣父子皆不得其
宜卒貽敗倫之名於後世其爲不幸爲如何哉○朴
問曰非聞李之濂之言以爲先生嘗曰我國於彼虜
有雪恥之義而無復讐之道未知然否曰然也自我
國言之則只有丙丁之恥而元無可復之讐矣自中
國言之則又無宋二帝被虜之事而大則亡於流
賊非亡於胡也亦可謂無讐然雪恥之事爲主而復
華陽

營亦在其中矣蓋奪取中國之地左袵中國之民非
營而何、朴同問曰 孝廟擧大義則當發於何年間
耶曰 聖考久在瀋中親嘗經歷虜中事情而詳悉
之故甚易之欵俟御營砲手滿十萬而發似在辛丑
年間也 聖考以爲三南軍士虛弱無可用也當西
北軍以其至強也蓋南方人馬日行三十里而不食
則飢虛而不能行也西北人馬日行百里而無虛飢
故也 聖考且曰彼虜聚合他種而成羣渠類之種
則甚少矣若爲傾破則必皆潰散而中原之人亦必
響應此其爲之甚易也 聖考且曰萬壽殿經始之

時杜其相址而或坐或立徘徊之際乃召其〻臣僚
與之密語舉大義之事以觀其意則無一人應之而
可與有爲者無之歎爲如何○向戊午己卯乙巳士
禍之由先生曰戊午士禍實是佔俾齋金宗直自作
之孽也佔俾齋只是文士非向學之人故喜述文賦
而乃作弔義帝賦以比於 魯山日記燕山爲君柳
子光當權而烏得免乎佔俾齋禍及泉壤濯纓寒暄騈
首就戮豈不哀哉己卯則南袞沈貞洪景舟等能教宮
人以豆乙粥書走肖立三字於後園之木葉以致蚕
食其葉而恐動 上心能作士禍豈不甚可畏哉趙

華陽 乙巳始末

靜庵諸賢乃爲袞貞所陷竟至就戮不能伸雪者至
伸靜庵於數十年之久矣 仁宗大王即位一年而昇遐昇
遐之日始命復官曰予之所以即位之初不即昇
[喫飯昇遐]
命復趙某等官爵者意有存焉者也 蓋 仁宗昇
遐出於喫飯 文定王后欲立己出故也 仁宗雖
知其然而不欲彰著其變亏爲受毒云 且金河西憐
[河西]
厚棄官下鄉恒處土室終身不見天日蓋自處以不
能達救吾君之罪也 且松江姊氏爲 仁宗淑儀八
[鄭貴人]
侍而見其始末故外人因得知其曲折甬已卯之冤
[乙巳己卯]
繼釁乙巳之禍繼作天宗爲之奈何〃〃蓋 仁宗

元衡等造乙巳

無嗣而賓天則 明宗以次嫡嗣其位在禮當然凡厥民臣孰敢異議於其間而尹元衡李芑林百齡許磁鄭順朋之徒造出飛語以尹任柳灌柳仁淑等有逆叛之心於 明廟云而造成逆獄以取誣服於尹任奴毛璘等戕伐士林至於錄勳此宗奸凶之徒貪天之功而陷人於凶之中也此何異於今日之事今日之人只因論禮而陷人於陰奪 君父之嫡統正如元衡等誣謂尹任有反心於 明廟者相同也吾知乙巳之禍更有作於今日且今日作禍之徒多有

乙巳遺種

乙巳之遺種所謂穆者許磁之裔所謂維岳者鄭順

華陽 乙巳始末 仁宗與信 河西 鄭貴人 乙巳遺種

明之後也維岳初似未附心甚鄙之卒爲彼黨還自
爲好也此不過惡種血脉流来而然也愼曰古人云
不係世類尚矣今先生之言如此何也曰如沈貞之
孫有沈守慶鄭順明之子有鄭磏此則不係世類者
也如尹孝全之子鑴許磁之孫穆則惡血之流来者
此固不可以一槩言之也○問　宣廟明受等文字
之義先生曰君薨而承受其位之謂也昔　明宗無
嗣而　昇遐諸人以迎立　宣廟爲功乃曰往迎者
當録勳相争趨迎注書蕭大受折之以義曰當此國
家蒼黄之日其可以徼利爲心乎録勳之議遂寢至

書德興大君弟三子之三字其在倉卒乃具書三字
處或有混雜訛誤之變此可謂奇男子而早夭不至
大官人皆惜之○論 閤內家法先生曰 明廟以
前閤內家法甚嚴 中殿不爲粧儼則不敢進見
矣 宣廟八分大統常爲逸豫又多內寵後宮侍女
至有不櫛而進御者 明宗妣仁順王后即青陽君
沈義謙之妹也佐甚(至) 慈殿見其宮人之禮而每斥
以破壞家法 宣廟每曰予爲沈義謙所侵困不可
堪也蓋移怒於沈公也○因講尚書讒說(解)殄(滅)行先生
曰自古以來雖聖智之人能免讒說者矣 宣廟內
華陽

殿未誕元子後宮多出王子鄭松江時在相位與僚
相李山海議請建儲自相然諾以待登對矣一日山
海之子忽抵金公諒家相與談話之際山海之奴急
走来報曰大監垂涕而招郎君也其子顛倒還歸公
諒深以爲訝翌朝往問其故山海之子答曰鄭政丞
先請健　儲後欲盡殺仁嬪所出諸王子故家親以
爲何忍見其殺戮景象云而爲之泣下耳公諒大驚
盡告　仁嬪　仁嬪踴躍号慟於　御前　上牀問其
故　嬪曰鄭政丞如許云云　上曰鄭澈何以殺爾
之子乎爾何恠狀耶嚴禁其哭踊而其言之出甚真

的故　上亦不能無疑伊時副提學李誠中方搆請
建　儲劉有書吏瞯其幾微者勸勿上劄矣誠中以
特命出爲忠清監司厭淡山海稱病不出松江獨於
筵中發建　儲之請　上震怒以爲鄭澈建　儲
之請宗是盡殺王子之計也遂有上有戾氣降生毒澈
之　教又使掛榜於朝堂以彰其罪惡竄逐西塞幾
乎殺死山海之謫諸得行而松江之忠直見擯從古
以來能審此讒說者未之有也（粤黄江問答 祭者好矣）○論壬
辰之亂先生曰吾聞先親曰壬辰之前都下有童謠
云京畿監司兩裝直領大月末人莫知其意及至壬
華陽

辰四月十三日倭寇猝至陷東萊泉谷宋象賢死之
人心大詾猶有塞鳥嶺之望矣申砬彈琴臺敗報忽
至即四月晦日也 大駕即日西幸事甚急遽蒼荒
近侍之在家者不及知之其日雨下出新門外京圻
監司脱其兩裝而進之其月大而爲末即符昔日之
童謡也 宣廟至龍灣嘗有內附中國之意曰予入
皇朝猶不失吏部尚書無復有恢復之望幸賴
皇皇罔極之恩竭天下之兵力使得光復舊物一草
一木孰不沾雨露之澤乎○問丙子亂 駕入南漢
時事先生曰余以一卑微避亂者何以知之但清陰

桐溪三學士節義與崔完城主和事正與宋朝君子
小人類相也申曼倩曰完城聞士類之目之以秦檜
乃自分疏曰若有岳飛而主其和議則秦檜也今無
岳飛而 宗社之亡只在目前故主和之計出於萬
不獲已而指我以秦檜不亦冤乎此言何如曰事勢
則然矣但其義理與利害正如氷炭之殊則完城寔
免見利忘義之人也○論甲子平賊之功先生曰頃
聞俞市南之言以爲趙掌令涑云專是鄭錦南之功
厥後余見趙問之答曰張玉城爲都元帥則非元帥
之功而何遠人答畧未可知也但伊時余方十八歲

華陽

而在京経亂适賊入城斬一士人之首揭竿於市道
其妻抱哭其人雖死而容色甚美此余所目覩者蓋
聞人之公言皆以為玉城有眼病不能視物専委錦
南而為之錦南為人甚敏處事甚審見賊強盛勢固
不敢敵故只得尾行而来以覘其釁矣至于近圻潛
令二人詐為南北兵使公狀賫来者先有一人来呈
公狀於前曰南兵使公狀矣俄又一人呈公狀曰北
兵使公狀呈矣錦南佯驚佯喜曰遠道之兵悉至其
成功指日可待而吾屬一無攸為當被軍律其將奈
何以此固衆心矣及其京都賊益驕據反形已著矣

玉城乃有分專把守之令錦南不答徐曰今何晩也賊已入吾囊中矣遂陣于鞍峴俯視一戰而成功此莫非錦南之功也錦南不欲與元帥相爭故推其元功於玉城鄭可謂善人也且玉城錦南偲以白衣待罪絡側 仁廟還宮公卅定爲元勳亦如唐李晟之事也○先生嘗論人才曰我國人才至 宣廟朝最盛以道學言之則退溪南溟寒岡栗谷牛溪重峯皆出於其時以文章言則月沙簡易諸文士皆在伊時也子才如車天輅林悌善寫如韓濩將才如李舜臣金德齡者無非妙才奇藝而生並一時雖是氣數之

華陽

適然而亦由於培養之盛嘗寵車天駱而乃命適臣優給食物　上之愛惜人才如此而豈有不致人才之盛乎○問我國比之宋朝則牛栗兩賢可以當明道伊川也如澤堂可以比於何賢耶曰昔人所至何以知之雖知又何敢斷定乎問人之称文章必稱溪谷澤堂未知溪谷為人如何耶曰溪谷之文章雖可謂集大成於我朝而其語多有背馳於朱子也人人言溪谷為老子之學未知其然乎○問吾東文章孰為集大成先生牧隱當為大成至於我朝則谿谷文章爲大也問澤堂何如曰澤堂文章雖未如谿谷

之大而入於精妙處則過於谿谷矣問畏齋以爲先人學問當承栗翁之統未知何如曰彼於其先人爲心悅誠服故其人如此然承栗翁道統之說則過矣但今澤堂文字觀之則一從朱子義理未見有疵病也金重叔以爲後世必以澤堂爲道學之士此言是也谿谷則背於朱子者多矣○金萬增問澤堂人以爲險陂未知然否曰以其文字觀之則無可瑕疵也但不入東西偏黨而人無相親故人目之以險陂此不過言人過失故人嫉之而然耳俞滄甫曰人言澤堂好詼諧曰不然吾嘗見澤堂容儀雖不撿束亦非

華陽

為誣諧也○問鍾城儒生輩欲鄭一蠹寄服齋享祀
于書院其位次當並享乎先生一蠹當主壁服齋配
享可也雖以時世言之一蠹即戊午士禍陵者服齋
乃巳卯諸賢也况一蠹從祀 文廟而服齋即多過
人也尤何敢並享乎○問鄭一蠹金寒暄生并一世
而未聞其言行德業之表著爲如何未知見於何書
而從祀 文廟亦何所據先生曰一蠹言行見於文
獻公案紀寒暄行蹟散出諸書然皆無大德大業之
可稱者其爲道甚微而不至於大也故栗谷以爲雖
靜庵退溪合於從享一蠹寒暄晦齋則非所當云爾

蓋栗谷嘗以晦齋爲居家畜不正之色立朝無蹇諤
之風畜不正者言家畜娼妓也無蹇諤者指不能匡
救國朝殺弟之惡也但晦齋非。不能匡救殺鳳城君
之惡也反自與於績殺之列也然退溪亦嘗參於其
劉矣亦有家畜娼妓之事矣而栗谷無異辭於退溪
故沙溪先生問於栗谷曰晦退過失同矣而先生獨
不非退溪之從享何也栗谷云成德前成德後有異
也然退溪之參劉在四十餘年之後則似不可謂成
德前也家畜娼妓至於終老則此豈不與晦齋同乎
故鄭仁弘以此侮辱退溪而嶺南人亦不能以此爲
華陽晦退公案

無有底事而下之也但後學〻其長處而已何敢議
其短處暴揚之乎權石洲嘗詠詩曰千載留名兩學
士九原含痛一王孫盖哀鳳城之被戮而譏兩賢之
諸殺也然為賢者諱故余選石洲之文集不敢選爾
○問退溪亦未免瑕疵則吾東道學宜莫如栗谷否
曰栗谷亦豈無疵乎若非生之聖則皆難無瑕疵也
但就其出處而論之則退溪之堅守一退字似亦偏
也伊時値　宣廟必欲致之而終不出以聖人不果
忘世之意律之則恐未為中庸之道也若栗谷則一
進一退幾合於宜而無愧矣至於末年　宣廟方傾

心向用而天奪之速竟未遂挽回世道之志命也奈何又曰有人問於聽松曰退溪與靜菴何如聽松厲聲而答曰李某之庸拙焉能比於吾師乎吾師即三代上人物其卓越之資快豁之容豈李某所可得而及之者耶蓋聽松親受業於靜松而見之詳也○先生見少年昏憊困睡不能讀書者則必大責之曰爾何若是昏劣耶吾則雖終日登陟峻坂而下來夜分着書右有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之語蓋勞動則病無自而入矣氣力亦壯寔以其不息而有用故也○先生每謂學徒曰朱子每令學者讀書精熟以范雎得

華陽

寸王寸得尺王尺之説譬曉之蓋秦人初不能有爲於天下矣及范睢殺以遠交近攻之策而遂取天下讀書亦當務精熟而勿貪廣雜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積之歳月莫有間斷則自底博學而義精正如遠交近攻而取天下者也○學者若有受大學而多其日課者則先生必責之曰得之於此書則諸經迎刃而解者朱子説也爾何不精熟於此書而貪其多耶○問孔顔之樂先生曰人慾浄尽萬理俱明月即道々即身也其心之樂豈可以言語形容而喩乎外入者乎但朱子嘗與門人講論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顔子爲樂道有何不可又曰要之說樂道亦無害盖非其樂道之說似涉乎深巧故也○問不踐跡不入於室先生曰不踐跡言不踐舊跡也舊跡者古事之謂善人質美故雖不效古事而自能爲善然其止於此而已亦不入於聖人之道也如漢之文帝是也○問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先生曰水之多者莫江漢若也陽之烈者莫秋日若也澣濯之於江漢之水則必無點汚曝曬之於秋日之陽則亦増潔白矣於此可見聖人之心明白潔浄無一毫點累而浩然之氣自生

華陽

於此也此朱子所以於孟子之言益復歎賞不已者也○因論人心道心曰欲孝欲忠之心必不能顯著彰大如欲食欲色之心也善心之發微小而不顯故曰道心惟微也飢欲食寒欲衣是人心而人所不能無者因此入於不善心不難故曰人心惟危也○問伊川自以奉祀而不用明道之子先生曰宋制無宗法故長子死則次適嗣其父而不用長子之子者果爲流俗之末失伊川亦未免流俗之陋而有此大失豈不惜哉然後學師法其盛德而隱諱其過失以爲爲賢者諱可也○鄭圃隱仕於辛禑辛昌之朝何也

先生曰當時楊昌胃姓王氏如呂政牛膺故圃隱亦以爲王氏而事之耶未可知也在歷者曰君爲輕社稷爲重故爲社稷而仕耶曰豈有無君之社稷乎圃隱之出処終始不分明也○許衡仕於胡元退溪不斥而有深許之辞折何意先生曰退溪之論似此處多矣栗谷則以衡爲失身而斥之此恐爲堂〻正論也盖衡以中原之人學識可謂高矣而曾不知臣服乎犬羊之爲羞則不亦鄙陋之甚者乎賤臣嘗奏于[redacted]孝廟欲出聖廡而當此犬羊之時煩於聽聞故姑停不出耳○問宋龜峯以賤人爲學成就然多庇果

華陽

云未知如何曰龜峯盖誦朱子大全其聰敏之才無
與之比也嘗有一絶觀其詩可知其深於學也容儀
甚儼人不敢慢矣然其父嗣連即弑主之逆賊也其
在龜峯之道自當謹慎守分以避其禍幾而乃與栗
谷為友呼字此亦提越之事也至如宰相亦非寒士
之所可呼字者而李山海之作相也龜峯與書而呼
其字曰汝受奉狀於敵以下且不可若是其倨傲也
況可施之宰相乎其處事如此故乃為東人輩所陷
○宣祖大王使之執捉龜峯之命而走徐孤青雖是
賤人學問甚高聞龜峯之匿一官舍而潛往見之還

歸沉吟有不樂之色其門人問其故初不肯荅强而
後乃曰宋棋亡命奔走之中在於官舍趍從無異於
官員而舉措怪駭故爲之不樂云耳又曰竜峯奚父
之日有人欲爲題主竜峯曰叔献約来〻即題主姑
待之云矣栗谷果到不得拒其恳而題主松江日記
李叔献不赴退溪之喪而乃題宋嗣連之神主無識
甚矣無識二字大不着題於栗谷甚可笑也○又問
今人亦有疑於栗谷題宋嗣連仕版未知如何先生
曰此則栗谷無以自觧於人朴玄石曰栗谷不往則
必無此事矣既往則故人之請何可拒乎先生曰然
華陽

慎曰龜峯必要栗谷題主何也曰此於龜峯極未故
也○先生在德源謫所作重峯書院記乃謂門生曰
君聞重峯之孝乎重峯早喪母而多不見慈於繼母
矣一日往見外王母外王母泣而撫之曰汝爲繼母
所虐云吾甚痛之厥後重峯切不往見外王母問曰
汝何久不來見重峯曰對人之子言母之過吾不忍
聞故久不來也重峯之誠孝出天如此揭此孝行於
記文使避(僻)裔有所感動激勸於孝行可也○問重峯
斥邪之道尊周之義寔合春秋有功聖門大矣可以
從祀聖廡先生曰重峯誠有過激之事然其言行只

是至誠惻怛四字而已矣定知難之必作則豈避言黙之嫌而不爲更尽忠言於君父之前乎重峯之至誠雖異於中庸之至誠然至誠故能知人所不能知而多有前知之事也人之不知者反以爲妖怪狂妄而目之以那鄭之妖世無知德者則妖怪之称固所宜也但觀其竟死於義而不旋踵同死者至於七百人之多然後人人皆知至誠而於今日尚有目之以過激不中而不爲擧論於從祀之列則爲何哉○先生嘗見學徒食無饌乃曰嘗聞沙溪先生之言以爲少時徃受學於龜峯也食無醬乃以一握鹽入口呑

華陽

之矣經年而歸也路過一娉家始得食羨羹厥羹
之味老亦不忘其味也先輩之攻苦學問爲如何耶
又曰沙溪自少一無家外犯色黃崗公之爲關西伯
也隨往于平壤都事乃以娼妓進之欲其犯萬端而
終不犯云、又曰黃崗之才無所不能而不能寫字每
作五點於無字云可怪也又曰沙溪受學於龜峯者
多而栗谷者少也又曰沙溪八十四歲下世而其年
春自言今吾量力當步三十里云○先生曰沙溪氣
貌沉重德容渾厚故粹面盎背無非和風也又曰金
鎮玉貌肖沙翁而沉靜寬毅之象亦且酷肖吾甚愛

之○問沙溪親受學於栗谷氣像何如云耶曰沙翁以栗谷爲斂快歆達亞於生知若在孔門則必與顏曾同科云耳○聞道德惟朱子爲孔子後一人未知其文章何如先生曰朱子之文無所不具從心所欲吐辭爲文窮恐文章亦莫如朱子○退溪栗谷之文皆可謂文章否曰退溪之文精深贊懿而非文章非科文也栗谷之文非文章也在傍者曰世人以沙溪爲不文何也曰豈其然乎沙溪之文好矣問靜庵之文何如曰靜庵資稟學問超越一世而其文則未善焉始知道學自道學文章自文章○因論文章曰當

華陽

時之論谿谷之文譬如大厦千萬間不能粧修者也西垌之文譬如一間屋子墻壁門户無不備具而至於丹青亦甚精妙者也然西垌爲人喜人譽己又思其壻昇平之短其文而恒言金瑬丑必爲逆賊昇平果有擧義之謀而問其舅之唱言欲悦其意潛寫其舅之詩于杜律之下置諸案上西垌見而問曰何以寫吾詩於此乎昇平曰此詩可與杜律并行西垌曰君每以吾詩爲不好矣今何出此言昇平曰前見誤矣今更詳玩極好極好西垌大喜賢其壻而遍譽于衆中昇平遂成其謀而爲反正元勲西垌與昇平淺

深可見而可笑兩垌之狹少也○今曰文章雖能手
張者曰鄭東溟斗卿之文不能無病雖不得爲通古
文章然今日文士未有其比亦可謂今日文章聞
任有後自謂與鄭相埒云未知何如曰矜己嫉能士
之常態也何足數○問栗谷多有理氣説而至有水
逐方圓器空隨大小瓶之語與孟子性善之説不同
何也先生曰有本然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是也有氣
質之性孔子所謂性相近也主其本然之性觀之則
堯舜塗人同一性也取其氣質之性而見之則賢愚
淑慝有萬不同若不用力於變化氣質之工而謹守
華陽

性善之説蓋其入於聖賢之門則是無異不稼而求穡也竟何得爲善人乎而况禀得天地之元氣者爲生知之聖人也禀得昏濁駁之氣者爲下愚之不移也此可見禀其清氣者爲善人禀其濁氣者爲惡物隨其氣之多小清濁而所得之理亦爲之多小清濁也此栗谷所以於釋氏水遊圓方器空隨大小瓶之説爲有滓駁之意也至善之性雖具于中而氣質之禀常拘乎外此君子必爲克治之工於氣質之偏而善反之則復其本然之性也問明道以爲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朱子則以爲豈有無行正道邪術耶先

生曰明道此說雖明道行之而他人不與焉古人亦
嘗疑此耳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
固然〻充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氏雖
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力量未至此而欲
學之則誤矣與小人共事雖明道行之而非人〻所
可能者明矣以此朱子說觀之則不辨而可知然明
道雖有聖人姿質猶舜與孔子也舜之攝政四凶竄
殛孔子為政正卯被誅豈有聖人而不斥小人之理
乎○問東西分黨宗由於沈金相鬩竟成痼弊先生
曰雖由於兩人兩人則畢境相和而兩黨終始不和
華陽

自相傾軋不亦可惡之甚乎兩黨初無君子小人之分正如唐牛李之黨雖不無邪正之卞於其間至有栗谷深被詆斥則不可不謂之有君子小人之分也蓋栗谷當日之事一無絲毫偏黨之心惟以調制相和爲務畢竟詆毁罔極以栗谷力量不惟不能調制反濶之甚者乎問今日則與栗谷時大不同矣若使栗谷當今日未知何以爲政曰今日栗谷雖在必不復言調制相和之事朱子嘗曰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依朱子此說而行於今日則庶致乎無黨之域矣不然則難矣○問黄喜許稠孟思誠

吾

皆為國初名相咸有事業至如權近所著爲說義理精微而皆未免失節何也先生曰人若畏死則不能立節如揚雄之能文者而事王莽荀彧之有先行者而事曹操皆此類也何足論哉○東海野語云太祖即位恐王氏之作乱誘以使居島中諸王氏争先登舟至中流使水者潜入水中穿其舟底没溺之際有一僧至岸上呼之王氏荅之以詩曰一聲柔櫓滄波外縱有山僧柰爾何慟哭而返先生曰余於筵中奏此說 孝廟愕然失色曰此豈 聖祖之事也必是諸臣之所為也傷歎良久○講諒闇之義先

華陽

生曰己亥大喪時欲行古制臣爲君服斬衰發論於
朝李景奭曰君輩欲法朱子而行斬衰吾輩欲法孔
子也仁廟喪不服斬衰今日何敢行古禮以違三
年無改訓耶彼蓋爲俗類之領袖而必欲防塞士類
議論使不得行蓋其心術必是鄙陋迂曲故所言如
此引喻之意亦背聖人之旨資口給以禦人而已○
人君多爲驕元每曰吾女何得爲渠之子婦乎渠烏
得爲吾女之舅姑乎以故王女之下嫁於士夫者鮮
執婦道矣惟孝廟則不然嚴敎下嫁之王女使之
謹事舅姑雖以此一端觀之孝廟盛德可謂卓冠

百王矣○己酉春 上及中宮幸於溫泉先生見邸
報爲之駭然數日忠淸監司閔維重來拜先生語曰
禮有婦疾問其輕重不問其疾之意甚微也昨見邸
見邸報詳悉於中殿患候之復常而乃將至 王
體狼藉爲言至出邸報以示中外何今朝廷無禮若
是之極耶門人曰自 上言之而出於朝報罪安在
於諸臣乎曰 上雖言之諸臣何敢出朝報乎○先
生行外孫女婚禮於家乃使婿權惟主婚而遵用家
禮假館親行之儀蓋先生子孫加冠成婚者無不行
家禮冠婚儀○問易曰冶容誨淫今俗士夫家婦女

華陽

之盛飾冶容甚不可先生曰於此亦不無天理人慾
之分然婦人容皃不可不潔淨○程子以爲若取失
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此中原之俗我國固無取孀
婦爲妻者然取以爲妾者多妾非配身無害於義曰
雖非配身而家畜失節之女宣安在於乎不如不畜
之爲愈也○兄弟之友婿及以妹夫之妹爲妻者宗
無害義國俗避此不昏豈非〻禮之禮歟先生曰避
而不昏可笑同春之先考兄弟爲友婿○問古有姑
舅之子爲夫妻況異姓八九寸之爲夫婦恐非不爲
非也曰同姓雖百代乃是一族故不可乱族而爲昏

也異姓則雖戚屬不遠竟是非族故姑舅之子爲夫
婦也我國之人尚有古風重母族妻族而妻之兄弟
姑舅之子則不昏矣反輕同姓而殊鄉貫者安知其
初不出於一族乎此漢陰鵝溪所以見斥於華人以
古風也○戊申冬先生在朝請禁同姓之婚自上
聽從知委八方則禁昏同姓宗是國法而犯禁者多
先生嘗示以資治通鑑曰中原之人一無取同姓者
惟王莽之妻姓王劉聰之妻姓劉也今人必欲效慕
逢及胡羯之所爲何哉○因禁昏同姓多問其意者
先生每曰吾中原之人異姓從娚妹爲夫妻我國之
華陽

人雖不爲然而異姓再從爲夫婦則好矣及至晚年以外孫尹周教爲再從孫女之女婿蓋異姓九寸叔姪也先生每以爲朱子以其子塾之女妻其婿黄直卿之子輅此其至親而相對爲婚家况於隸屬乎吾當法朱子也尼尹之黨蓋自爲誘曰朱子此事不可法也先生聞而斥之曰當狄亦知尊朱子必問朱先生安在我國之人自以爲佞而乃曰朱子不足法則實不如此狄者謂之何哉○辛亥秋尹拯閔服而來謁先生問曰先尊丈嘗以爲與駋尹相絶矣昨聞人言駋尹使其子來祭云先丈既已絶之則子之所以

受其祭者何意耶先丈雖有相絶之言而元不相絶
之故耶彼祭文中又有何語耶拯赧然有愧色無辞
以對而乃曰倉卒間未及思量是如何為當而受其
祭也祭文則憾責之語也何以誦傳矣盡拯父宣擧
外雖有相絶之語内案無相絶之事故鑴也遣子祭
之拯也亦受其祭矣今拯欲掩其父不絶之跡故語
不詳悉乃如此也厥後甲子後宣擧之弟子金斗明
跡曰鑴之祭文有云我謂子不能自樹子謂我輕犯
世禍於是始知拯所謂憾責云者為如是而可見驕
尹尼尹平生篤好相愛之情也○尹拯其父之墓銘
来請
華陽

先生述而與之一無褒語只引朴和叔贊揚之辭以美之極曰先生與先人一生爲友而反引後進朴和叔言以爲塞責云而遂致深憾厥弟推則頗有侮辱之言云當此之際宋子愼来自尼城告于先生曰尹持平拯以爲先生於都冨石湖叔父墓文極口贊揚矣於吾入先則辭甚忽略此不過以吾先人爲不快絶於驪尹而然也胡文定不絶秦檜而不害爲君子也豈可以不絶驪尹一事而盡蓋吾先人之一生乎多有不平之語云先生正色而言曰我是何人而必欲渇吾褒語耶若是君子吾雖不褒豈不得爲君子乎

與駱尹交契深察事渠自示之則深交而已矣吾何與知而禁之哉○先生每以為權認許穆非包藏禍心如鐫善道者也渠之所見止於是故渠之所論又如是也又曰權也不能衆惡必察衆好必察而衆之所是渠獨非之衆之所非渠獨是之庚子之歲朝廷若罪余而是善道則權必抹我無疑矣以故己酉春先生言于朝而後其原官矣甲寅羣奸之鋒起也認子憎亦在臺列以其父十年廢痼為避嫌而辭甚惡毒許穆亦以都憲入來而啓曰宗統紊乱義理塞晦久矣茲當新服之初為政極當於理堅持此心顧

華陽

勿改焉俄而作相一無違白兩日以殺賢樹黨爲務
至有 孝廟政亂之語矣愼問權諰恶毒之事必其
父之意也許禔亦肆其毒如此先生每以此二人爲
非凶人何也曰惰之恶毒恐非其父之意禔庚子之
疏亦只是論禮則無害人之意故余嘗以爲吉人矣
今 上誕降後忽上疏云國本未定鄭相太和回
啓曰元子誕生之日即國本已定之時也穆之言如
此未知其意所在也自此疑禔亦有禍心今果肆毒
如此濮非凶人而何○朴和叔嘗著禮論以爲古禮
承其父祖身三世長子然後爲斬衰也其三世及其

長子一有與於四種則不為斬也權惟曰彼儕輩亦
以此為過也先生不是不非而但曰若然則服斬之
長子絶無而僅有矣○尹鑴着書以為母后之嗣君
當行以臣服君之義而為斬衰蓋魏太后馮氏殺其
子献文帝朱子於綱目書之以弑引此為臣母之證
也愼問曰朱子既於論語註乃引刘侍讀子無臣母
之説而其於綱目母殺子處書之以弑何也曰此是
綱目之變例也雖曰母后為尊而擅殺其主宗廟之
君故書之以弑豈可引此变例遂以母為其子之臣
而顛倒其母子之倫乎○鑴母金氏見其父之来而
華陽

買牛肉欲以供之鑴入厨見之大怒曰士大夫家豈
用禁肉乎其母泣而不能供其父又嘗以照管　總
聖啓之此其無母之心素所蓄積於内者可勝誅哉
○閔慎之變禮鑴又著書立論以宋寧宗篡奪其父
朱子豈嘗仕於其朝乎人莫知其意李周甫曰此鑴
深斥朱子之語也先生始覺悟曰此以孔子處冉求
待朱子者也門生曰何謂也曰冉求退朝子曰何晏也
求曰爲政子曰是季氏之家事也朱子以魏徵獻陵
之對相同蓋宗是朝廷也求不能正其政故孔子以
爲此是季氏之家事也以輕冉求之從事於此也朱

子宗仕於守宗之朝而令鐫以爲不仕者盖斥朱子不當仕而仕者也其輕侮慢視之者與孔子斥冉求之意相似也彼鐫之所以侮朱子者至於斯而在渠急衆處則乃引用朱子之語者亦多有之何其行詐反覆若是耶○退溪喪祭禮問答中有問嫡孫承重者之妻爲其夫所後祖服何如者退溪曰姑在則否此可見退溪於禮學生踈處也盖姑在則否者爲謂嫡孫及曾玄孫當爲後者之妻而服小功也非謂其姑在則不服故曰姑在則否言子婦在則爲其孫婦不服小功也孫婦在則不爲曾孫婦服也非謂其姑

華陽

在則不爲夫之承重祖服三年也而退溪乃以爲嫡孫之妻其姑在則不爲夫所後祖服三年云者可謂錯認禮說也甲寅冬今 仁宣王后承重三年之服領相許積獻議引退溪之說爲言曰今 中殿之服當從先正臣李某母在則妻不得承重之說定爲大功先生時在吉祥寺待 命中見邸報而歎曰此非積之罪也於彼無識者何足責退溪錯認禮說以誤後世謂之何哉歎惜不已金錫胄以從服 啓之定爲三年○乙卯春尹拯只因辭職疏略言禮論以寄制湖西儒生疏爲引此不明言是非邪正之分愼默

德源問于先生曰尹跡塞青而已一無直截之言何其然耶先生曰厥父在世未嘗絶尹鑴而陰宗深交則其子於今日何敢爲直截之語耶慎曰人皆以尹拯爲師門顔子也豈有顔子而背正附邪乃如桓司馬家臣耶曰既無孔子焉有顔子彼父子既與鑴深交則自當顯示其深交之意於人矣而乃宗深交外示相絶何也既自深交而又恐人知乃爲諱秘陰邪之態吾以爲彼父子不爲鑴幸也○丁卯春先生乃跡論宣擧父子之黨於鑴乃爲羅良佐等所吠噬慎往拜慰之仍問先生於己酉秋祭宣擧文過於推奬

華陽

至有一星孤明砥柱不傾等語今日之䟽斥甚嚴以
此而人多疑惑先生曰君喜讀朱子書而亦疑於此
耶朱子之於人昔有推許而今以攻斥者有之前以
攻斥而後以奬許者有之矣吾嘗奬許於已酉祭文
者以其人之或有此行也今以攻斥於䟽中以其人
之亦有此咎也但尼尹自以爲絶鑴故信而不疑聞
鑴致祭則知其果不相絶而欺者故練日文則有所
致僨之辭而以異於已酉祭文者以其相欺也今此
䟽辭即練日祭文之意也何足疑哉○論已卯士禍
曰中宗大王之於趙靜庵君臣契合可謂千載一

時而一八家貢等讒謗則一邊宣醞以示厚恩一
邊備具刑殺於殿庭即欲撲殺幸賴文翼公鄭光弼
牽衣泣諫目前姑免其死而流竄遠外終陷大禍而
後已從古以来不可恃者人君也愼問　孝廟之於
先生歲久年深則亦或有信讒之事否曰　孝廟聖
學極高明見道極分明必無此事矣○問吳三桂開
門納胡欲報君父之仇而因致中原陸沉之禍今聞
三桂起兵南陬以興復帝室爲名云其心之誠僞姑
未可知然果能恢復中原則可續陸沉之罪否先生
曰中原之人自相簒立常也胡虜之窃據中原肆然
華陽

稱帝於天下宗天地莫大之變也吳三桂引胡入中原之罪案有甚於逆賊李自成也況滅自成之後爲虜勳臣至於封王則其罪尤如何哉今聞三桂起兵興復帝室爲名云不問功之成不成而可以續罪也但因此又自爲僭竊之意則罪益大矣豈可續納胡之罪哉厥後更聞三桂以僭号爲虜所滅云矣○孝廟果有大有爲之志則在位十年之間未見維新之政令而至於末年始欲爲之邪曰一自　即祚之初吾人輩以國陰事旋即告言於虜虜以兵壓境問之之後虜留間諜故不可作虛聲以致宗禍也朝廷又

無將順其美之臣故往歲月至于十年 聖志舊
荒矣旋見天之速奈何奈何○問嘗聞人言先生於
戊午年以大君師傅八都講學于 孝廟潛邸時有爭
田之事而從先生之言讓田不取云未知是否曰
孝廟大爲君時有抱川人来訟其田之入大君家者
余以勿亦出給白之 孝廟曰明其爲吾田然後歛
棄之矣余又白之曰以大君而與小民相爭豈不困
乎事理雖明出給爲善 孝廟曰初歛亦明而棄之
矣先生之言如此吾今棄之不與之爭也○人多傳
孝廟與昭顯俱在瀋中 孝廟多得大心昭顯多

華陽

失人心云未知是否曰 孝廟待人甚敬昭顯待宮
僚其慢自不得不然吾嘗聞昭顯出野坐于椅上食
西瓜投其餕餘於地以賜宮僚宮僚和沙吃之齒牙
皆傷相與聚首而歎曰是何食耶如此而豈不失人
心乎○慎嘗聞先生所撰寧陵誌文於北路奉示
于先生先生怪訝其文之行於世仍言曰 孝廟在
瀋中時有五彩之氣盈于室又有五彩之龍出現焉
又有頭骨忽陟起 孝廟手自捫之曰是何異耶戒
人勿語○慎往見鷄龍山所謂新都者往拜先生于
興衆齋令先生曰鄭汝立出其慾心於此山作詩曰

回龍顧祖形鷄山眼偏明向我 太祖棄此不都何
也曰以輿地勝覽觀之以船路之不通棄之也諺傳
以爲 太祖欲都於此輸致石物之際夢有神人告
之曰往都漢陽可矣此則日後鄭氏所都處云○洪
遷來學啓蒙至帝出于震先生曰震是長男位也今
漢師城東地形空缺此是長男位虛也非但國朝長
男位不甚盛而每傳位於傍支也士夫家長男亦必
不如其弟也故俗諺以士夫家兄不如弟者爲南山
光原軍也盖欲使之掘取南山之土以塡塞震方之
空虛也國初嫌其卯方之虛有造山於崇仁門內者

華陽

今見如一土塊矣　國家事甚可興也不爲則已矣
而爲之而聚土作塊以此震空虛之方耶○丁未歲
耽羅獲一漂舡即漢人傳言中國消息云今年爲永
曆二十一年宋子愼曰今用永曆何如先生曰彼言
何可信乎雖是信宗之言曾未須布我國者也不如
因用崇禎也○朝家以漂到人押到京師仍將執
送虜中京鄉士子莫不奔趍見之慰歎先生聞其來
自泉漳而歎曰得逢漢人則欲問朱古蹟而不可得
也厥後有人以書質問執送虜中之事者荅書以爲
泉漳人事爲之落淚責之以義故不免罪但伊時有

俟罪之事故不敢言耳蓋於其時金佐明乃於楊
前深攻癸亥以來西人之為偏黨者其意指示時人
之救護先生而攻斥善道世哲等者也故先生以為
譏而俟罪云耳○榮川琴進士大雅来謁於華陽洞
先生待之極尊敬曰此吾先君子同蓮榜者也琴也
年七十餘深攻柳世哲等黨惡之罪且曰小生冒添
得恭先大監蓮榜伊時渡漢江歸来也館主人追到
江岸而言曰沃川宋進士獨往兩宮謝恩于大
姚殿云當此之時見如此之事難矣哉兩班乎吾輩
莫不與之欽服而不能共之只自包羞而歸矣○嘗
華陽

論推命之説先生曰吾於少時問命於術人術人皆
未詳知惟一人詠之以詩曰山岢崎嶇路騎牛踏雪
行蓋所行之路既是崎嶇而險矣所騎者牛也所踏
者雪也正是形容吾窮相也○近思録程子所作太
中狀有云與人忿爭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
其不能伸先生曰　孝廟朝李浣令公爲刑判禁亂
使令書吏八公主家捕捉其奴之犯禁者寘平尉鄭
齊賢以爲作亂其家上疏請治　上震怒　命治禁吏
又　命推考刑判之際賤臣適入侍　上俯問此事
何如臣對曰臣聞此事不勝其喜也刑曹禁吏能入

公主家捉其頑悍之奴令日之法不行而能然乎此
爲可喜也自　上反以行法之吏爲罪而嚴譴之摧
折之則其弊必至於廢法奈何　上曰吾之子與婿
雖是而亦不是之乎以是爲非其爲公心乎對曰事
恐不然也人子賢孰若二程子乎二程之與人爭又
豈有不是事哉然而二程之與人忿爭程子毋雖直
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以此觀之則鄭
齊賢雖賢必不能如程子也堂。　聖朝處置事宜
反不如一婦人之事乎　上聞義即脈悚然驚歎曰
如此好語載在何書對曰俱在二程全書又見近思

華陽

錄 上即命弘文館取進此等書親自考覽曰非卿
則孰從而聞此好語耶即還收窮治推考等 命從
古以來人君之從諫不咈改過不吝孰有如 孝廟
聖德耶○善惡皆天理曰仁者愛之理而流爲愛色
愛貨愛官爵等事義者宜之理而流爲強悍殘忍賊
害等事故貪淫暴虐之事其源皆自天理中來此程
子所以有善惡皆天理之語而朱子取之於近思錄
也○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曰生者有所自喫死
者非子孫饗之則何以有食乎故事死之禮厚於奉
生者○金華聖聞先生與同春皆是宰相而先生絅

巾貫子牛角同春用金貫子何其賜也先生曰同春
之事吾未知也吾則退而在野用野服故也幀白帶
我有宗則亦不用金玉貫子云未知何義曰以其上
下服不稱故也貧無繒帛用綿布作公服布衣而用
金貫子甚不相稱故不之用也但服而拜謝禮也故
余受賜金圈懸於網巾謝後即撤耳因曰中原之人
用牛角貫子無貴賤一也嘗見董越記東風俗而識
其以貫子辨貴賤方知先生不用金貫子蓋用華制
而然也○問禮故某親某官封謚等語曰此乃宋朝
之制也顯字之加於考妣上者胡元禮之制也故吾
華陽

家避胡制於神主粉面不書頭字只書考妣字也禮
文依此禮以故字冠于考妣上矣○大帶一繚再繚
之異曰禮大夫之帶直用廣四寸而一繚於腰士之
帶用二寸而再繚而爲四寸故大夫士之帶爲異問
此說不見家禮見於何書曰見於禮記深衣篇○問
出在遠地聞其親訃於月數既書之後者何也曰當
自聞訃日計之曾子嘗論人之不爲税服小功之非
則重喪之當税服可知自三年至小功一也但不言
緦麻未曉其意○朴閔祀無撤灵之床文曰雖無撤
灵床之文既埋魂帛則何可以神主出納於灵床耶

此必闕文也○蔬食如今粟飯否曰中原人以粟爲上則蔬食恐下粟之糲飯如麥糖之類也○先生平居必着道袍或深衣而冠則羊毛馬尾隨寒暑而異晩年多着鶴氅衣曰此野服也宜於在野○先生嘗曰華人譏我國人好着白衣冬日搖扇領下懸珠等事故先生笠子無珠纓庚戌冬 朝令尚青衣先生曰此制甚好庶幾免於華人之譏也有人問以冠不敢見長者先生曰冠則華制也笠則俗制也今皆重俗而輕華不亦陋乎仍令學徒着冠而孰學馬着笠必爲罣碍觸破底不便之事莫便於冠莫不便笠

華陽

孝廟朝但小其笠制而不遂可恨也○先生所食不過數合米食特一無飲啗及匙箸之餅非食時則不飲水嘗曰吾無修養之事惟不飲水可以爲修養耶康節詩曰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爲殃喉渴而快飲豈不爲病乎渴則漱口潤喉可也○先生酒量不過數杯嘗曰吾本不能飲學習而能蓋酒能療飢而補氣故也每於寫字時必以一盃致其微醺乃把筆揮之筆端豪健可驚鬼神日入不進夕飯曰夜食之害甚於飢也平居無事則每日向昏就寢令侍者櫛髮而睡才對二三更許則必擁衾起坐而誦庸

學孟子尚書等正文各數篇及朱書二三篇鷄鳴童
明燭或著述人家墓文或裁答外書札或較閱古今
書籍天欲闌則滅燭還寢日出即令進盥盥畢乃以
兩手分執網巾兩邊仍用拇指斂髮而著之自甲寅
以後用工於朱子大全著劄述疑益日孜孜蓋未嘗
有休息自逸之時矣○先生於地主待之甚敬懷德
縣監清州牧使來則必下庭趍迎揖導上座辭氣恭
謹去則下庭揖送之嘗曰城主代君父而治我者也
懷城主即懷君父也李亨稷即先生夫人姪也頃為
西原也下庭迎送無異他先生甚非俗人親妻族如
華陽

己族者也嘗曰呂伯恭前後室皆韓無咎女也盖見華人之遠別於妻族也我國号稱小中華而不知遠別其妻族呼妻之姊妹以嫂而與之如己族何其無識之甚耶○問嫂叔不通書信何如曰不通書者有執禮也古禮有嫂叔不通問之說○丙午慎待宿于華陽洞草堂先生每於清晨擁衾起坐誦古書即孟子數篇尚書典謨庸學正文朱文中一二長書也此先生一生日用工夫而若無喪故不得已之故則無日無夜不然每問門生曰君有平生所誦之書耶必有平生所誦書然後可為用也又曰不讀三四遍則

文理不違矣○門人言先生讀孟子千遍然否先生微笑曰余讀孟子千遍而初二數遍一生所誦者不知幾千遍也又曰余九歳讀史略初卷百遍文理大達至二卷問於人者鮮矣堂兄来見曰文理如此可以製述仍出題作之甚善製述始於此讀書者必有逐日背誦之文然後根本有所立矣不然其爲制述者瑣屑不足觀也○問尚書孟子不可得兼則以何爲主而誦之曰於茲二者吾無間然但孟子文抑揚效則甚難識其義亦難若尚書視孟子爲易也欲致誦讀莫如主書經○家禮不載父在母喪服期何也曰

華陽

宋朝時王之制父在毋亦三年故家禮不載服朞之
之文然朱子以服朞為當之說見他書者多矣○問
長子在遠外聞訃於晩後其除服不可與在家諸弟
同時為則大祥之日不撤几筵耶曰在家諸弟不得
已而當從其兄之畢喪而除之也然其練禫等服則
當除練之禫月也不可從其兄也但其兄在萬里之
外後奔喪而來則未知不撤靈座至於六七之久耶
此等處最難断定然其勢必不得已而不可撤也慎
同然則在家者亦從其兄之禫而畢喪耶曰此等處
事不載禮書不敢断以己意○弟喪立哭伏哭之得

失曰禮無定儀嶺人則立哭而趍出门外更入與主人對弔不知何拠而然也朱子近乎祭文有伏哭柩前之語余則以此為拠而伏哭也○問人有其父臨死遺命次子承重不用長子之子則且從父命耶曰其子雖欲從父命若起相訟則官豈有許從其父命之理乎○丙午五月乙未先行時祭于宗家慎問曰此非公至亥丁而行祭何也曰用曆日宜祭祀也曰宜祭祀日則不為卜乎曰然且卜法及筮日之儀元不曾行於吾東也○時祭用仲月禮也或有用季月者不甚違於過時不祭之禮乎曰過時不祭云者如

華陽

禫祭過其月數則不祭而除喪也又如春月既過則不可行春祭於夏月也夏月既盡則不可行夏祭於秋月若夫春之季月行春祭夏之季月行夏無害於義○家禮忌祭只設一位而今俗並設考妣程子之禮然也未知何如曰從家禮設一位當然曰先生宅只設一位否曰吾家亦設考妣兩位雖知未當而行之已久不能改也○問家禮忌祭一日齋戒如時祭則齋時未見有不食肉之儀也今日皆前二日素服不食肉此非家禮之意何如曰此所謂非禮之禮而行之已久自家不能如家禮必行三日素自知非禮

之禮而不變也鄭寒岡則只於當日不食肉而已不
行三日素其隣人化其至今為然云◦、嶺外海上人
只行秋夕墓祭可謂賢〻而薄於先世也曰此亦有
所從來也言不可若是輕易也鄭寒岡世一祭於先
世之墓嶺俗化而行之蓋家禮只於三月上旬有墓
祭故寒岡一從家禮而然也◦、國恤葬前臣民忌祭墓
祭並可停止耶曰忌祭出主正寢單獻無祝墓祭設
位墳庵一獻無祝可也◦、先生每嘆民俗薄惡不止
殺牛乃曰牛出死力耕田以養人〻還殺食不仁不
義孰甚於此慎問國禁殺牛祖宗朝定制乎曰此宗
華陽

祖宗法也故御饍不用牛肉自上欲食牛肉則密通諸宮家而納之不欲煩於耳目慎曰〇自上猶未能頓用牛肉則臣民之食牛肉甚未安曰不安之事孰過於此故粟谷先生一生不食牛肉此可法也〇先生之再從孫彝鎰問人言中國之人異姓近屬婚姻其俗爲然我國之人雖疏屬猶不嫁娶亦是成俗而不爲婚姻亦是道理當然此言何如曰國有常風重母族妻族故有此言豈有必從常俗之理乎〇問潦水入海海不增多有時乾旱海亦不減何曰陸地之外皆海也豈潦雨旱炎之所能增減乎如大甕盛水

而一盃之水入而不能增也一掬之水出之亦不減也況於海水乎夫而爲源之所增減乎且川流入海往者消来者息其理然也又曰古有海入尾閭之語此水之所以有歸処而不溢溢於陸地也○木之生火理也今以金打石亦生火何也曰相激而然也非但石也以金擊氷亦生火也○問山之美悪相関於子孫之禍福信其理乎曰理也先儒於術家無不排斥而獨於地家之術程朱子亦不之斥乃曰彼安則此安蓋祖考子孫一箇氣脉故其理然也○先生曰文潞公幼與群兒擊毬毬入柱穴中公以水灌之毬

華陽

浮出司馬公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入大水甕中群兒
驚走公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
又曰司馬公五六歲時弄青胡桃女兄欲脫皮不得
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之公曰自脫
也其先公適見之訶曰小子何敢慢公自是不敢語
後刘元城問終身行之[illegible]道公曰誠乎刘問行之何
先公自不妄語始盖學徒之多言誠不宲者故多規
戒之也○問徐必遠有與先生相較之事而頃聞來
謝云未知是否曰彼雖来見而其言常自是無廉恥
也責渠有除　命即為出謝行公不一辭免之非則

渠自以為深嫉世人内案欲之而外為矯飾者也吾云朱子嘗曰欲矯好名之弊則必至有廉隅毀頹正是指此而言也故朱子之除職也亦必力辞而後出也渠復而為朱子之事豈必皆是乎余不勝駭怪而言曰是何言也以公之處事比之朱子則公之事是而朱子之事非耶渠之直情經行無理無恥之状絶可駭也 ○有一學徒徘徊庭除謾折樹枝先生曰大明太祖之法如是謾折樹枝者則罰以着枷一月盖警其害物而然也 ○唐本書冊皆截去篇末空紙先生指学徒曰此 太祖節用之意也 太祖定制

華陽

甚畧一無浮費若是也〇北關之人立後者未能呈禮書未爲大失此言何如先生曰豈其然乎惟王者繼絶世也民豈無君命而私自立後定爲父子乎曰古禮無告君立後之文何也曰古人嫁娶有告君之禮則豈有立後而不告君之理乎又豈有不用君命而以他人子定爲己子之理乎秦漢以後禮無全文必是有闕文也無疑矣經國大典告官立後大明律立後而昭穆失序者使之改正豈非至情之法乎法豈如此則民豈可違法自行官亦可許以私自立後哉〇丙午秋先生絜家入華陽草剏之初廐屋未成

嶪馬堂前爲弟所從門生懸之曰單馬見先何以出
入郎先生曰吾聞命窮者何限字非唯單馬而單奴
死無可奈何非惟單奴而獅子死亦無可奈何單馬
之死何念之不益乎○三才之才字先生曰才料之
義三才猶三種○易乾傳功用之義曰比如功效○
傔字義曰非奴僕非子弟而幹家事者謂之傔人也
○愼曰後世數月之旱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則況如
古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必無孑遺之民而古史無民
死之說如何先生曰唐虞三代之時三年耕則餘一
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三十年耕則餘十年
華湯

之食故凡年水七年旱皆無害於民也○、問今日之爲南行舊官者何如曰自初八件係奉以至守令皆所謂祿仕此等仕者無害於義也且朱子亦嘗有門戶扶持之說今日寒士之或取第或蔭以爲門戶扶之計者又何害於義耶○嘗論神姦說先生曰昔程子之家亦有鬼神之變有衆鬼擊皷之聲程母曰有推手又有衆鬼搖扇扶程母穀手一不動心故終無鬼禍云且吾嘗聞諸先人以爲都下有許兩者家有二鬼雖不見形色能作人語聲與人酬酢一如生人奴婢有偷則告夜有男女人道則拍手大笑欲避其

鬼乃以朱砂作符付壁東則出聲於西曰吾此在西則出聲於南〻則出聲北〻則出聲於屋樑〻則出聲地於隨其聲而隨付則出聲於空中曰爾能付錄於空中耶以故無計可遂置之與語矣一日許兩問世人多尚巫覡擊鼓享鬼者果能致福否鬼答曰鬼亦如人必聚於饋餉之家每至而每饋則雖以為喜一不饋則必怒而致害負如初不饋之而無喜無怒又問鬼亦有死乎鬼曰死也以蝙蝠煎水和飯而食之則死矣許雨家密依其言而作飯置諸天帳上俄有一鬼哭曰吾之友鬼食飯而死吾亦不能獨留於

華陽

此而往他處云其後果不聞鬼語亦無鬼禍云然世
益降衰陰盛陽微有此鬼變蓋唐虞三代陽盛之時
豈有此等鬼怪之事杜詩有云鬼神雜在人間人不
見鬼〻亦不見人又古語人畏鬼〻亦畏人如人畏
虎〻亦畏人○先生座右有一簇手圖畫人物上下
有序傾問何書先生曰令上顯宗大王在春宮時同春
市南及賤臣侍講 胄筵一日 春宮設酌侍座臣
條獻箴之語 市南曰 邸下待士之道不可不謹而
事師之禮尤不可不敬同春及賤臣曰俞某之言是
矣臣等雖賤陋來自草野濫侍 胄筵進講焉不可

忽待異日亦不可忘今日之言也○邸下曰諸公之
言皆善吾何敢忘乎從容酬對而罷出矣即以餕餘
珍饈各還其家又以伊日之事畫爲簇子各賜一
本於諸臣蓋是示久而不忘箴規之意也○先王在
枕流亭一日以楷書古人言行之意異者出學徒
曰胡安定公瑗爲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
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寐十年不敢得家書見上有
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門生曰此必其親
不在也若親在決不可如是先生曰然○人有忿爭
鬪鬩者先生曰戰國之君好戰者必亡何不懲而止

華陽

耶與人鬪爭者終必有大不好之事也程子曰氣忿招拂懲治其忿厲之氣而言語和平雖甚不道之人必無拂逆之理也仍言曰今吾與尼尹相爭者事係邪正此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也君輩之爭鬪無關於邪正者不可比之於此也○語及人之早達先生曰人必有早達之事或有早達文辭或有早達於人事者亦有早達於女色者必不無早達者而早達於女色則不可說也

孝宗大王御札

昨於封啓內得一小札書辭意備悉若非卿之血誠

何以至此予心欣悅不知所喻未端卿之不安恐惧之意又何以至此無不知寡昧之心予君臣之間貴相知心今後勿爲外待之言務盡忠宗是所望也密札賜教之言尤合予意予又欲爲之而不知卿之意下如何咨趄未果今得此言實愜予意自茲以往論諮國事靡及其至誠所在不勝幸甚不但國朝規例如此近日則人心分散故獨對之擧心甚惡之繼以做出不測之言將不利於國家其勢決不可爲之向日獨對之後察人之氣色則心甚不悅如洪命夏劉子中措語卿亦領會乎其意可想今日之事不亦難乎

華陽

以此言之此路不可不開以通上下之心事也第念
謹愼之路爲端忽畧皆不拾當故不得已使世子手
傳也卿亦領會此意否札又傳於世子亦如是則可
謂鬼神不知豈非爲全者乎小紙半事余當一皆施
行卿須勿處如論大事則大臣不可不知而大臣皆
以一時之望循序以進也有幹局之人未易得平原
(元斗杓)不無其才而氣質素欠從容似難爲精細之事
沈相(之源)賢而無才完南(李厚源)多病不出有智有慮識
事務領相(鄭太和)爲然而但不欲擔當重事是皆欠也
而非此人則亦不可卿須知此意交結得其親而後

可以次第論事矣兩事亦欲如是爲之而但兩事尤
難深以爲慮近日變恠至此憂慮罔極而其中三月
雪變尤可慮也三月二十六日曉夢金賊自點提納
入予卧内予大驚而叱退夢纔罷近侍報天雨大雪
云是何恠恐之甚也此曾所未有之變也又何不先
不後而適於此際乎似非偶然也夢寐之事宗涉虛
無而此則似不可付之虛無也近日訛言亦非可怪
之甚者乎暗中似有煽動者矣予常時不爲憂煩矣
向日獨對時所言之事厥後別無可議者乎卿書中
辭意詳悉覆啓而此外可言之事亦皆言之毋存自
華陽

外之心俾盡裏曲以副至望眼慿尚未盡瘵精細書
不但不能亦涉悤遽如是胡草殊無敍尊之意深用
未安也　　　　　已亥四月　日

授受記

顯宗乙巳先生自懷德向華陽也入老谷留書招
從予察訪公君積君積即往拜侍宿先生翌日早
起引入內房出一封書手自披示曰此　孝廟宸光
札也龍湖江之後抱歸山中謹欲堅守而今我
矣繼我守此者其惟汝乎因親自封裹以授之曰
汝須慎之君積奉歸深藏雖父子間未嘗言及矣

及至乙卯先生遠配德源而亾徒將有加律之論
淑安公主心竊慭之乃言曰宋相容有可生之道
昔我幼時嘗侍 孝廟〻〻屏左右手寫一書親
自封標招 顯廟而授之曰汝可親往吏判所跪
之退而侍之若授荅又跪受而来 玉音丁寧至
今在耳余雖不其辭意是書若出則宋相可免於
死矣洪監司得而聞之抵書于寺正丈問之正丈
始知之即往德源問于先生〻〻果有之正丈曰
今在何處先生始不肯荅強而後乃曰吾曾以授
基德矣先生子孫亦始知之皆欲上聞以冀萬一

華陽

之幸先生責曰汝等以為　御札出則吾得免死
耶假使免死吾豈以此苟求生活耶乃以書申勉
君積曰汝眼可矐此不可出矣其後先生門人如
金知事萬熷趙校理根請見于君積辭色甚懇至
於下庭拜而君積終不出之皆含怒而去丁卯先
生孫校理疇錫在京抵書于先生曰朝議將索
御札須從容取來以待史官也先生始以書索之
時君積子病危重晉叔進曰子當督進以進之君
積責曰事有輕重兒病何暇顧翌曉奉往稱提而
獻之嗚呼先生一家少輩非不多矣而及撑君積

而托重必有鑑識而然也君積亦謹守付托之至
意堅確如彼真可謂父子間知己不勝欽歎耶記
其始末以示後人
辛丑孟夏權尚夏謹識